讀禮通考

口仁12
1062
116

讀 三十六

門口 12
號 1062
卷 116

讀禮通考卷第九十七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具三

明器

既夕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注明器藏器也檀弓孔子曰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注之往也死之生也謂無知與有知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注味當作沫沫礿也琴瑟張而不平等笙備而不和注無宮商之調有鍾磬而無簨虡注不縣之也橫曰簨植曰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注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疏之謂生者以物往送死者如草木無知則不仁往送死者而致此死者如全生之物則不知皆不可行也聖人爲教使人于於亡者不便謂無知不便謂有知故制明器以神明求之並不精善也若全無知則不應用若全有知則亦不應不成是不死不生也竹不成用謂竹器邊無縢緣也沫酒黑光也今世亦呼黑爲沫也瓦不成沫謂瓦器無光澤也斲雕飾也

劉敞曰之往也之死謂以禮往送死者而即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爲不仁不可行也往送死者而復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

明爲不知亦不可行也此所以先王爲明器以有知無知之間待之故備物而不可用也備物則不致死不可用則亦不致生其謂之明器者蓋以神明之道待之也

陳祥道曰不曰神明之器特曰明器者以神之幽不可不明故也周官凡施於神者皆曰明故水曰明水火曰明火以至明齍明燭明籩者皆神明之也蓋其有竹瓦木之所用琴瑟等笙鍾磬之所樂者明之也所用非所用所樂非所樂神之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有知也注所謂致死之致生之周人兼用之示民無知也注所謂致死之仲憲孔子弟子原憲

疑也注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注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疏原憲言夏后氏別造明器者以亡人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也殷家不別作明器即用祭祀之器者祭祀堪爲人用以亡者有知與人同故以有用之器送之也周世幷用二代之器者不定其爲無知不定其爲有知示民疑惑不定也曾子言二代用器非是爲有知與無知也正是質文異耳夏代文言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送之非爲無知也殷世質言鬼雖與人有異亦應恭敬故用恭敬之器送之非爲有知也周極文言亡者亦宜鬼事亦宜敬事故幷用鬼敬二器非爲示民疑忽也然周唯大夫以上兼用耳士唯用鬼器不用人器崔靈恩云此王者質文相變耳古謂夏時也若是無知則是死之不知矣宜乎曾子譏其說之誤也

石梁王氏曰三代送葬之具質文相異故所用不同其意不在於無知有知及示民疑也仲憲之言皆非曾子非之未獨譏其說夏后明器蓋舉其說之誤也

方慤曰明器祭器三代之所兼用蓋處以死生之間而已豈特周然哉而仲憲必以夏用鬼器殷用人器則是夏有致死之不仁殷有致生之不知矣宜乎曾子不然其說也然曾子之言止及於夏而不及於殷以死其親尤君子之所不忍也

李格非曰明有象幽無形以有象之器事無形之鬼故曰明器故亦曰凶器以人道而事鬼神故曰生器生器則是夏有致死之不仁殷有致生之不知矣宜乎曾文而不功明器則具而不用有生器具之以適墓象死道也有明器具之而不用以思其生由不用以思其死皆所以重孝子之哀也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注殆幾也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用其器漸幾於用人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注神明死者異於生人○疏謂夏家爲明器知死喪之道矣以孝子事親不可關故備其器物若似生存以鬼神異於人故備而不可用孔子既論夏家之是又言殷代之非以生人食器而供死者近於用生人而殉死人也

釋名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異於人也

司馬氏書儀明器刻木爲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象平生而小多少之數依官品隨夕禮有明器用器燕器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

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注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沫木不成斲又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又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喪葬令五品六品明器許用三十事非升朝官者許用十五事并用器椀楪甁盂之類下帳爲牀帳茵席倚卓之類皆象平生所用而小也

家禮造明器 謂木爲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象平生而小準令五品六品二十事七品八品二十事朝官十五事

朱子語類朱子答明器之問云禮既有之自不可去然亦更在斟酌今人或全不用也○喪事都不用冥器糧擭之類無益有損棺槨中都不著世俗所用者一物

明弓矢

周禮夏官司弓矢大喪共明弓矢注明器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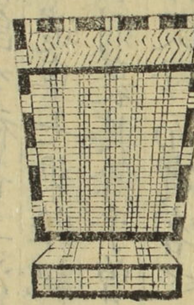
頌琴

春秋左傳襄公二年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注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櫬棺也頌琴名猶言

雅琴皆欲以送終○疏琴瑟必以歌詩詩有雅頌故以頌爲琴名櫬琴宮文知皆欲以送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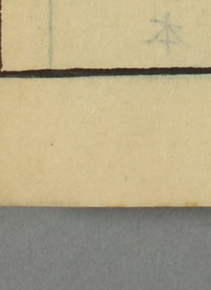
顧湄曰頌琴明器之屬即既夕有燕樂器周官鞮鞻掌弓弩瑟張而不平是也

熬筐



聶氏本

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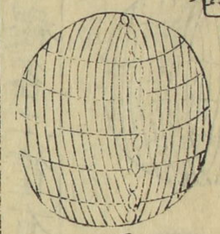
聶氏本

周禮春官小祝大喪設熬注疏熬謂煑穀實於筐盛在堂時設於柩旁所以惑蚍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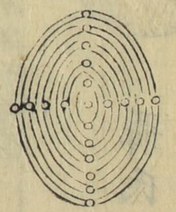
士喪禮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注熬所以惑蚍蜉令不至柩旁

既夕苞二注所以裹遺奠羊豕之體

葦苞



聶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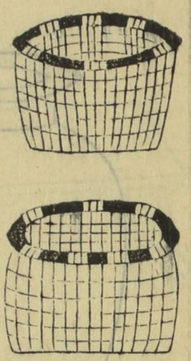
劉氏本

記葦苞長三尺一編疏葦草既長截取三尺一道編之用便易故也

司馬氏書儀既夕禮苞二注所以裹奠羊豕之肉檀弓曰國君七个遣車七乘雜記曰遣車視牢具或問曾子曰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大享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晉賀循用腐一篋以代所苞牲體今遣奠既無牲體又生肉經宿則臭敗不若用循禮得事之宜然遣奠之時亦當設脯既奠苞以蒲篋或箱或竹掩耳或席簟之類包之皆可也

既夕筲三黍稷麥注筲容種類

筲



聶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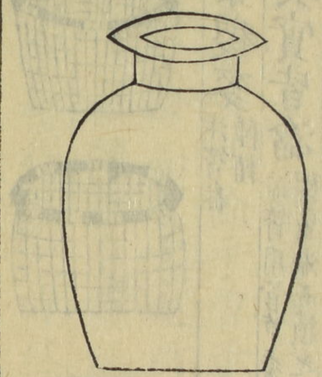
記筲容三黍稷麥注筲容用筲節黍稷皆淹而漬之三斗其實皆淪疏筲用筲節黍稷麥今但以竹器或小罌貯五穀各五升可也

甕

聶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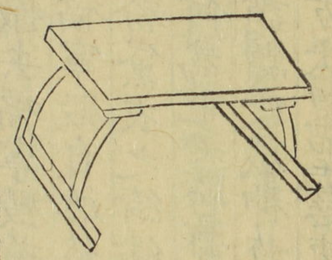
既夕甕三醯醢屑幂用疏布 注屑苴桂之屑也幂覆也
書儀既夕禮甕三醯醢屑鄭注薑桂之屑也今但以小
罌二貯醯醢
朱子曰苞筲甕以盛羊豕五穀酒醯醢雖古人不忍
死其親之意然實非有用之物且脯肉腐敗生蟲聚
蟻尤為非便雖不用可也

無



聶氏本

既夕無二醴酒幂用功布 注無亦瓦器



聶氏本

既夕皆木桁矣之 注桁所以庋苞筲甕瓶也久當為炙炙謂以蓋案塞其口

聶崇義曰苞筲等燥物直苞塞之無幂甕瓶竿濕物直炙塞其口又加冥覆之孔義云桁以木為之置於地所以庋甕無也阮氏梁正等圖云桁制若今之几狹而長以承藏具實未見聞

瓦器

後漢禮儀志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瓦鐙一瓦甗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瓦案九瓦大杯十六瓦小杯二十瓦飯槃十瓦酒樽二

俑

孟子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
注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時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疏埤蒼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俑跳故名之曰俑

謝惠連祭古冢文序東府掘塹一尺得古冢上無封域明器之屬材乃銅漆有數十種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許初開見悉爲人形以物帳撥之應手灰滅

司馬光乞撤去福寧殿尼女劄子臣竊見大行皇帝梓宮在福寧殿自啓菆以來每日裝飾尼女置於殿前傳以粉黛衣之綺繡狀如俳優又類戲劇臣不知其說果何爲也羣臣見者無不駭異或歎其失禮或默有譏誚黷嫚威神莫甚於此殆非所以禆助喪容觀示萬方伏望聖慈速令撤去孔子曰葬之以禮此孝之大也臣願陛下因此特降聖旨下有司應將來靈駕進發以至襄事凡儀仗送終之物有鄙俚無稽不合禮典如此之類悉宜撤去無使四方之人有所觀笑

桐人

王肅喪服要記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桐人乎哀公曰桐人起於虞卿齊人遇惡繼母不得養少死不得葬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生供養何用桐人爲

芻靈

檀弓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
注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

釋名束草爲人馬靈名之也

四神十二時

五代會要喪葬三品以上明器九十事四神十二時在

內不得過二尺五寸餘五品以上明器六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九品以上明器四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不得過一尺餘

塗車

檀弓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疏塗車塗作車）

釋名塗車以泥塗為車也

茅馬

後漢書光武帝紀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馬茅馬

木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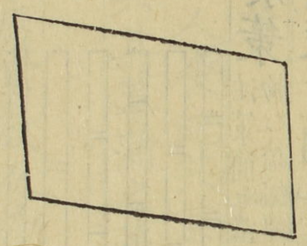
趙明誠金石錄唐文德皇后墓表太宗御製文曰無金玉之寶玩用之物木馬寓人有形而已

看果

唐會要開元二十九年敕送葬祭盤不得作假花果及樓閣

顧起元說略今靈前看果乃五代周太祖靈前雕香為之形色與眞無異

賵方



既夕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注方板也書賵眞賻贈之人名與其所送有多少故行數不同）

聶氏本

遣策

既夕書遣於策注策簡也遣猶送也謂所當藏物○疏編連爲策不編爲簡
蔡邕獨斷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

聶氏本

衡

喪大記君封以衡君命毋譁以鼓封注衡平也人君之喪以木橫鼓爲縱舍之節○疏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棺不正下棺之時別以大木爲衡使人以紖直竪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

籠

周禮地官遂師及窆抱磨共丘籠注丘籠之役竁衍多上也其器曰若之人名歷適而校數之下棺之後以土反復而爲丘壟皆須籠器以盛土也

茶

周禮地官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注茶茅秀也鄭鍔曰茶以禦濕

葦蒲

周禮地官稻人喪紀共其葦蒲之事注葦以闉壙禦濕之物
澤虞喪紀共其葦蒲之事注葦以闉壙蒲以爲席○疏席謂抗席

蜃

周禮地官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注互物蜯蛤之屬闉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濕也

檷櫚褥

宋史禮志梓宮藉以檷櫚褥

黃腸題湊

漢書霍光傳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故曰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湊

漢舊儀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椁椁柏黃腸題湊

堲周

檀弓夏后氏堲周

鐵帳

宋史禮志進玄宮有鐵帳覆梓宮

鐵盆 鐵山

宋史禮志鐵盆鐵山用然漆燈

銅斗

南史宋張永嘗開眞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顧十何承天曰此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此必邯之墓及啓冢又得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

灰隔

朱子語類先生葬長子其壙用石上蓋厚一寸許六段橫湊之兩旁及底五寸許內外皆用石灰雜炭末細沙黃泥築之○問椁外可用炭灰雜沙土否曰只純用灰否曰純灰恐不實須雜以篩過沙久之灰沙相乳入其堅如石椁外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約厚七八寸許既辟濕氣免水患又截樹根不入樹根遇炭皆生轉去以此見炭灰之妙蓋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抱朴子曰炭入地千年不變問范家用

黃泥拌石灰實椁外如何曰不可黃泥久之亦能引樹根又問古人用瀝青恐地氣蒸熱瀝青溶化棺有偏限却不便曰不曾親見用瀝青利害但書傳間多言用者不知如何

〔義門鄭氏家儀〕開穴深淺或五尺七尺縣棺而窆之太深有水考妣共穴但用甎甃以石灰砌定中間隔為兩穴上用石板蓋之如不用甎石者但用秫米餅調石灰粥以石子沙土一層灰粥一層以滿為度棺上亦以石子沙土灰粥厚尺餘至年月久遠堅固似石此為便法

〔王文祿葬度〕鋪棺底今用竈間柴灰柴灰帶火性且鹹濕甚不可也或用石灰和陳壁土或用炭細末和石灰或用燈心草或用山黃土家禮用糯稻殼燒灰今云班糠但一時不易得也予思之石灰炭細末及寺觀中燒過紙灰三和之厚鋪棺底再覆白紙紅綃梓木板寸餘厚與棺底一樣厭之方入褥席與尸四旁布帛與紙塞實不使有空隙可也木枕裹布庶首不仰垂二親因俗用紙枕今尚憾也惟外母先姊得用木枕云

〔呂坤四禮疑〕土有燥濕灰隔禦濕也宜於江南堅重脂膏之木南北皆宜矣○萬物生於土死者以即土為安亦藉土以為生氣灰死物經火煨燼之餘無生氣矣江南下濕水易浸棺故作灰隔假其燥以禦濕也若地高土燥恐灰隔益燥而滲油余葬先人時棺之外有椁棺椁之間灌瀝青厚寸許兩椁之外包以堅木似足以當濕氣未曾用灰隔未知堅久何如然

柏之堅松杉之油皆能久遠北方崖柏不在油杉之下家禮重油杉謂江南之濕也桑棗槐檀皆堅實不知入土久近宜向達於物理者咨焉此孝子之博慮也

馮善家禮集說或問椁內外皆實灰沙則以朱子之言爲據椁又加底亦有據乎曰頃葬先人慮地有水繆出意見椁乃加底用油灰麻筋召船匠艙其縫薄溶瀝青塗其外用以載柩椁之內外如前法各實以灰沙既平椁口再加外蓋用直板合成艙其縫不用橫者仍用油灰批縫密釘之再溶瀝青塗其上更下灰沙盈坎乃止又問椁內外既皆實以灰沙何必又用木椁在內曰灰沙須發熱過乃堅若不用椁隔之則天雨地泉浸濕灰沙不能堅結故用椁隔之則椁外灰沙縱然浸濕不結而椁內者自能發熱堅固及椁朽腐石內灰沙已皆堅結久矣所以椁加底蓋非無謂也又問木椁作兩三套做如何曰雖便舉動縫內漏水入去却不便必作一箇做方妥當

華氏廣得集壙內若多用甎石本予愛重恐後不免被盜取發蓋吾目見多矣不若不用之爲無累也只是多用三沙先鋪厚數寸在底下平實築之下棺之後細築四旁與蓋相平則以杉木去皮爲限長過棺底之闊密密橫排一二層以杉木之上厚下三沙一二尺細細輕築以實爲度則於堅固便如一塊三沙棺似若無水淦三沙自然膠硬如石矣如此庶幾可勝在上之重土不致便頹壓於棺內待乎年深世久骨肉既銷木亦當腐俱化爲土矣豈不遂夫天地自然之道而永免發掘之虞也力不能辦三沙則以細黃土如法堅築而固之亦可略用湊成甎砌之亦可○棺用松杉木隨力營辦約厚三寸之下慎勿貪貿大蓋宜加厚不須全板但得匠手製縫緊密爲上切不可用價高之木以以松杉二木足矣却須預漆內外之縫爲佳○棺內必用尸牀以杉板爲之可厚一寸之下兩頭用杉木橫栿上高寸許中間勿用板下用糯糠燒灰細篩厚鋪觀而平實之切勿用紙錢之類引水故也○製三沙之法黃沙石灰乾黃泥細篩各五石爲率和勻預造五斗糯米下一石水之酒俟熟可飲則漉和三沙乾濕得所堆聚而舍之俟熟過則用入壙內堅築如力不能辦三沙則細黃土堅築之亦可○常見術者言三沙在土中歲久堅於石但怕水淦亦難發柩

江鄰幾雜志錢君倚學士謝江南王公大人墓莫不爲村人所發取其甎以賣者是甎爲累也曰近江南有識之家不用甎葬唯以石灰和篩土築實其堅如

魏禧灰椁紀事造灰椁者於下肆先三四日取上好堰頭石灰數千斤用水灑過令化以米篩篩嫩灰貯用其麤麤頭未化者再用水灑篩出嫩灰將麤頭另貯若人力有餘臨期灑灰令化即用築之尤妙○用灰之法不可太燥燥則不粘不可太濕濕則氣散臨時須以少水灑之拌勻用手輕捏成團重捏即散為度○既鋤土穴周圍仍以火煅砌椁其闊狹度容棺之外頭空一尺脚空一尺餘兩旁各空一尺以灰下灰多不過二尺少不過五寸須看地勢穴情以定灰之厚薄○煅椁外有空隙處先用無沙石好黃泥築之輕築令椁牆緊靠以便築灰然四圍椁牆須逐節砌高一邊下灰一邊下土若頓爾高砌牆內空虛則築外土時便震偏椁牆偏內矣○穴內先用嫩灰一二寸鋪底置棺其上四旁下灰築齊棺面平鋪灰於上築之每遍只可一二寸先以脚躧實然後用槌輕築漸漸至重槌忌太重重則剥灰用槌之法不論人數以人多為妙且行且築須槌跡粘連一路周而復始庶築灰堅至六分便下新灰更築太堅則上下不相粘面上一層不妨略厚須築至極堅灰面發光槌響作金石聲更築少許為度○築灰既完仍用火煅接四圍椁牆卷砌其上成一煅椁若穴淺壙不宜高大者不用卷砌即加灰頭黃泥可也○煅椁之上用灰頭和勻上好黃泥堅築數十亦以穴之淺深為度○上用嫩泥寸許鋪之止以脚略躧勻然後置堅好大石數堰其上仍須合縫抿灰約周煅椁為度石須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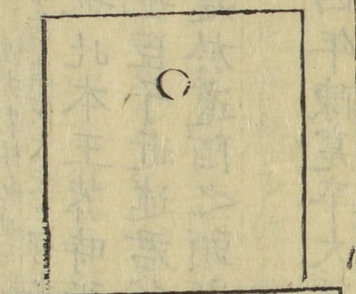
厚止一大堀者爲上堀數少者次之○既置大石上用好黃泥堅築至頂其泥以光熟至極爲度將及墓面築龜背形然後用嫩土鋪勻砌甎或仍砌大石○墓前煖土若地穴原有餘土必不可掘去若穴勢淺卸無餘土仍當用黃泥堅築之蓋墓久崩壞多由煖土不堅實故也○又曰昔先君子築先大父母墓用純灰椁不用三合土以爲三合土易上濕氣而灰椁純燥地氣久蒸結爲鐵石蓋有所受之也際瑞等葬先父母遂用此法間又益以私意因悉書而記之禧常謂送死者衣衾之華美不如棺之精密棺之精密不如墓之堅緻蓋衣衾雖美不過慰炫一時棺木亦數月未歸土時所重若壙墓堅緻直千百年不壞之墓也今人苟且造壙或久暴不葬而專美衣衾是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又或酒食僧道糜費不貲至於營葬則苟成其亦惑矣先君子曰宜薄斂宜厚葬故先父母之喪斂用布素棺不華漆夫斂薄則內無物可欲葬厚則外無隙可乘人非財力寡弱其於父母骨肉送死之際安可不講於此哉

楊文言曰家大人旭棲集中載遷葬曾大父卓菴公事記言江南地曠中多水三合灰土片片如雲母堅結之說頗不可信又洋溪及蓮花塘諸阡紀載壙中用堅實甎砌如橋者能久其石壙蓋石太重兩牆力不勝載必崩毀下壓棺椁年久之木爲虞甚大庚申年葬慈季父亭玉而諸弟用石壙已復土亦深悔之向日魏冰叔來毘陵見其灰椁紀事論灰土及石蓋大人深辨且戒文言等宜愼今閱此冰叔數條偶憶其事謹附識於末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大清會典館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具四

碑 碑石爲之鄭氏釋瞽禮曰設碑近如堂深



陳氏禮書本

檀弓公肩假曰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初謂故事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絳繞天子六絳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言視豐碑者時公室僭天子也三家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絳二碑碑如桓矣○疏儀禮廟庭有碑故答義云牲入麗于碑儀禮每云當碑揖今謂用大木爲碑穿鑿去

碑中之木今使空於此空間著鹿盧鹿盧兩頭各入碑木絳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執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也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為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內先累樽於方中南畔為羨道以輦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絨從上而下棺入於椁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絳也二家言視桓檟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耳案說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所立表木即今之橋旁表柱也通而言之亦謂之碑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也

〔釋名〕碑被也此本王莽時所設也施其轆轤以繩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近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無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

後漢書中平四年陳寔卒大將軍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絰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諡為文範先生

郭泰卒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於郭有道無媿色耳

〔擊虞文章流別論〕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於墓顯之衢路其所載者銘辭也

宋書晉武帝咸寧四年詔曰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僞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

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彫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祇畏王典不得為銘乃撰錄行事就刊於墓之陰云爾此則碑禁尚嚴也此後復弛替

〔劉勰文心雕龍〕碑者埤也上古帝王始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迹於弇山之石亦石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而庸

器漸闕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句無擇言周乎衆碑莫非清允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為才自然而至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為文志在碑誄温王郤庾辭多枝雜桓彝一篇最為辨裁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誄是以勒石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己者同誄之區焉

隋書三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趺上高不過九尺

唐會要五品以上立碑

封演見聞記墓前碑碣未詳所起案儀禮廟中有碑所以繫牲并視日景禮記公室視豐碑三家桓楹天子諸侯葬時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貫縴索懸棺而下取其安審事畢因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勳伐於碑上後又立之於隧口故謂之神道言神靈之道也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縴索之像前漢碑甚少後漢碑蔡邕崔瑗之徒多為人立碑魏晉之後其流寖盛隋氏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趺上不得過四尺載在喪葬令近代碑稍衆有力之家多鞏金帛以祈作者雖人子罔極之心順情虛飾遂成風俗蔡邕云吾為人作碑多矣唯有道無媿詞隋文帝子齊王攸薨僚佐請立碑帝曰無求名一卷史書足矣若不能

音

徒為後鎮石了誠哉是言也

陸龜蒙笠澤叢書碑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此亦德政有碑之斯造宜始於嶧山之刻也陸法言廣韻曰碑碣李尚書故實古碑皆有圓孔蓋碑者悲也本墟墓間物每墓有四初葬穿繩相孔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後世德政碑亦作圓孔不知根本甚矣

陳祥道禮書公食大夫禮庶羞陳于碑內庭實陳于碑外燕禮實自碑內聽命禮醴醑百甕夾碑十分以為列實自碑內聽命祭義曰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士昏禮實入廟門鄉飲酒實入庠門鄉射實入序門皆三揖至于階而三揖之中有當碑揖則諸侯大夫士之宮皆有碑矣鄭氏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其材宮室以石窆用木禮天子之窆豐碑諸侯桓楹大夫二碑士無碑魯之季也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窆碑如桓楹則宮室碑制可知

張師正倦遊錄前漢碑極少魏晉之後其流寖盛李北海以此得潤筆金帛駢羅皆是諛墓之物韓退之亦不免焉本朝唯東坡獨能守之所作司馬公范蜀公等六碑耳

孫宗鑑雜錄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禮記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麗者猶繫也以之繫牲則必有穿矣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說

者曰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間為轆轤下棺以縴繞天子六縴四碑諸侯四縴二碑大夫二縴無碑蓋古葬唯王者有隧諸侯皆懸棺而下晉文公請隧勿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三亦叔父所惡也自周衰戰國秦漢皆以碑懸棺或以木或以石既葬碑留壙中不復出矣其後稍書姓名爵里其上至後漢遂作文字款識矣今人掘地得古碑而有竅者非麗牲之碑則下棺之碑也

唐陵皆無碑記唯乾陵西南隅有大碑高三十餘尺螭首龜趺翦然表裏無一字亦不知其何謂而立

宋祁筆記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

孫何碑解進士鮑源以文見借有碑二十首與之語頗熟東漢李唐之故事惜其安於所習猶有未變乎俗尚者作碑解以貶之碑非文章之名也蓋後人假以載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始蓋始於論撰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乎鑒誡也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為量不可也銘之於景鍾曰鍾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鍾不可也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鼎不可也古者盤盂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指其文曰盤曰盂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人之為碑亦猶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衆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黃

銭銘不謂其文爲黃銭也崔瑗有座右銘不謂其文爲座右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者曰豐碑斲大木爲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喪大記曰君葬四綍二碑大夫葬二綍二碑又曰凡封用綍去碑釋者曰碑桓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紼繞之間之轆轤輓棺而下之用綍去碑者縱下之時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釋者曰麗繫也謂牽牲入廟繫著中庭碑也或曰以鄭貫碑中也聘禮曰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面北上碑南釋者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考是四說作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饗聘之際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其堅且久乎然未聞勒銘於上者也今喪葬令其螭首龜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

之以石者後儒所增耳堯舜夏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稱周宣王蒐于岐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獵碣洎延陵墓表俚俗目爲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經見吾無取焉司馬遷著始皇本紀者其登嶧山上會稽甚詳止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無勒碑之說今或謂之嶧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斥碑之材而爲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約班蔡而爲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迨李翱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

一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
文考其實又未嘗勒之於石是直以繞紼麗牲之具
而名其文戾孰甚焉復古之事不當如此貽誤千載
職機之由今之人為文揄揚前哲謂之贊可也警策
一官守謂之箴可也銘砭史闕謂之論可也辯析政事
謂之議可也裸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性情謂之
歌詩可也何必區區於不經之題而專以碑為也設
若依違時尚不欲全咈乎譊譊者則如班蔡之作存
序與銘通謂之文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
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子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
也況歷代之誤終身之惑可不革乎何始寓家於頴
以涉道猶淺嘗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穴其上若
貫索之為者走而問故起居郎張公觀公曰此無足
異也蓋漢實去聖未遠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
則不然矣五載前接柳先生仲塗仲塗又具道前事
適與何合且大噱昔人之好為碑者久欲發揮其說
以詒同志自念資望至淺未必能見信於人又近世
多以是作相高而夸為大言苟從而明之則謗將叢
起故蓄之而不發以生力古嗜學偶泥於衆好其兄
又於何為進士同年故為生一二而辯之噫古今之
疑文章之失尚有大於此者甚衆吾徒樂因循而憚
改作多謂其事之故然生第勉而思之則所得不獨
在於碑矣

事祖廣記管子曰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秦漢以
來始謂刻石曰碑蓋因喪禮豐碑之制也刻石當以
無懷為始而名焉自秦漢也○古之葬有豐碑以窒

秦漢以來死有功業生有德政者皆碑之稍改用石因總謂之碑

朱子語類古人唯冢廟有碑廟中者以繫牲冢上四角四碑以繫索下棺棺既下則埋於四角所謂豐碑也或因而刻字於其上後人凡碑則無不刻之且於中間剜孔不知何用今會稽大禹廟有一碑下廣而上小不方不圓尚用以繫牲云是當時葬禹之物上有隸字蓋後人刻之也

黃公紹韻會舉要碑說文豎石紀功德從石卑聲徐曰案古宗廟立碑以繫牲耳後人因於其上紀功德此碑字從石秦以來制也七十二家封禪勒石不言碑七十二家封禪之言始於管仲不言碑穆天子傳乃為名迹於弇茲石上亦不言碑也銘勒功德當始於宗廟麗牲之碑也祭義言麗于碑士昏禮聘禮入門當碑揖則大夫士廟內皆有碑鄉飲酒鄉射三揖注云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則庠序之內皆有碑碑所以識日景觀碑景邪正以知蚤晚宮廟用石為之葬碑取懸繩縩暫時往來運載當用木而已又釋名云碑被也葬時所設臣子追述君父之功以書其上徐曰劉熙言起於懸棺之碑者蓋今神道碑也初學記碑悲也所以悲往事今人墓隧宮室之事通謂之碑矣

潘昂霄金石例碑文皆須實録不得濫有褒飾立碑二品以上高不得過一丈二尺五品以上高不得過九尺○墓碑無銘詞刻墓前石柱上亦有刻在碑上者

明集禮五品以上許立碑

唐錦夢餘錄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之時植一大木用以繞紼麗牲耳不可為文章之名也後世易之以石已失古制孫何嘗著論辨之然有名公鉅儒為人作碑文而往往直書其首曰某公神道碑是皆考索不精恐不免見笑於孫公矣

明太祖實錄碑碣功臣沒後封王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闊三尺六寸龜趺高三尺八寸一品螭首高三尺八寸碑身高八尺五寸闊三尺四寸龜趺高三尺四寸三品蓋用麟鳳高二尺八寸碑身高八尺闊二尺二寸龜趺高三尺四寸三品蓋用天祿辟邪高二尺六寸碑身高七尺五寸闊三尺龜趺高三尺二寸四品圓首高二尺八寸碑身高七尺闊二尺八寸方趺高三尺五品圓首高二尺八寸碑身高六尺五寸闊二尺六寸方趺高二尺四寸方趺高二尺六寸七品圓首高一尺八寸碑身高五尺五寸闊二尺二寸方趺高二尺四寸

神道碑

事祖廣記晉宋之世始又有神道碑天子及諸侯皆有之（其刻木止曰某帝或某官神道之碑今世尚有宋文帝神道碑墨本也其初由立之於葬兆之東南地理家以東南為神道故以名碑爾案後漢中山簡王薨詔為之脩冢塋開神道注云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標謂之神道是則神道之名在漢已有之也晉宋之後易以碑刻云）

集古錄宋文帝神道碑題曰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大字而別無文辭惟以此為表識古人刻碑正當如此而後世鐫刻功德爵里世系唯恐不詳然自後漢以來門生故吏多相與立碑頌德矣予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鍾鼎彝盤銘刻備有至後漢以後始有碑

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
以來始有也

乾學案霍光塋築神道蜀郡太守王稚子太
尉劉文饒並有神道非始於後漢晉宋之世
蓋自漢以後一命而上稍有聲績者其沒也
無不立碑者神道與闕亦不論官階其式多
不相同有暈有穿暈或三四重而穿則一首
趺兩旁或刻人物麟鳳龜龍及諸圭璧珍寶
之形窮工極巧以為厚終之禮如是方可慰
門生故吏及其子孫無窮之思而不知汰已
甚矣建安時之為制禁也宜哉

吳曾能改齋漫錄葬者墓道稱神道自漢已然引襄
陽耆舊傳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於神道楊震碑
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為證非也漢書高惠文功
臣表戚圉侯季信成坐為太常縱丞相侵神道為隸
道此二事皆在前當以為據蓋不始於後漢但表所
謂神道疑宗廟之路也

隸釋交阯都尉沈君二神道其上各刻朱雀其形相
向知此蓋是一人猶王稚子闕盡書其所歷官也其
下又刻龜蛇虎首所畫是工此字及馮煥王稚子闕
皆是八分書

程大昌演繁露李廣傳丞相李蔡得賜冢地盜取三
頃賣之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世之言神
道者始此又霍光塋起三土闕築神道神道言神行
之道也

寶刻叢編漢蜀郡屬國都尉王君神道在南陽題云
漢故蜀郡屬國都尉王君神道封陌案酈道元注水
經淯水南道側有二石樓制作精妙題云蜀郡太守
姓王字稚子南陽西鄂人
漢太尉劉寬神道有二其一曰漢太尉劉公諱寬字
文饒其一曰漢太尉車騎將軍特進昭烈侯劉公神
道各有一螭蟠屈乎其上而下作獸面如彝鼎間饕
餮之象當是雙闕所刻圖畫微拙不及王稚子沈新
豐之精也
訪碑錄鄧城縣南十二里張相公墓前有大周魏君
之神道字
六朝事迹梁吳平忠侯蕭景墓石柱一題云梁故侍
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平忠侯蕭公之神道
○梁安成王蕭秀墓石柱一及神道碑二題云梁故
散騎常侍司空安成康王之神道○梁臨川王蕭宏
墓石柱碑二題云梁故史黃鉞侍中大將軍揚州
牧臨川靖惠王之神道○梁建安侯蕭正立墓有
石柱二題云梁故侍中左衛將軍建安敏侯之神
道
金石例三品以上神道碑立於墓隧道之左面南立
螭首龜趺各依品從合得尺寸見儀制今更欲檢之此未盡也
王行墓銘舉例案神道碑其題有二有碑額之題有
碑文之題碑額之題簡碑文之題詳蓋既題其額又
題其文也
凡神道碑首必詳書其世系重其所出也
陳龍正家矩唐宋大臣例有神道碑大都奉朝命而

為之亦有其家私求撰述者然古來德行勳業流傳不朽浸灌人心大抵史冊所記載後賢所表章何嘗讀某家碑誌是則德業果盛既不必求苟無德業求又何用人唯有自立於生前寧須借重於死後儻祖先有隱德微情足以感動後世子孫中推一有文采筆力者為質實記之或有及門諸子互記而彙輯之如年譜之屬用志不忘可也

先塋碑

金石例先塋先德昭先等碑唐宋皆無之所書三代并妻子例似與神道墓誌等碑不同

濟南李昌道作李千户先塋碑不書李千户之妻某氏只寫子幾人其妻怒昌道言婦人未終如何敢書

錢謙益曰嘗考古金石例至金元之間而始有先塋昭德之碑蓋倣唐人先廟之文而為之者也用以紀追命永先德奠此為宜然而讀其文往往多浮而實

志略死而諡生君子譏焉

御製碑

任昉文章緣起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

東觀漢記竇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為貴人蚤卒帝追思之詔史官樹碑頌德帝自為之辭

唐書魏徵傳徵薨陪葬昭陵帝作文於碑遂書之

王定保摭言文貞公神道碑太宗之文時徵將薨太宗夢見之及覺左右奏徵卒故曰俄於髣髴忽覩形儀復曰高宗昔日得賢相於夢中朕今此宵失良臣於覺後

唐書張說傳說卒帝為製碑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唐太宗自撰魏元成碑德宗亦撰段秀實碑本朝太宗撰中令趙公碑

御書碑

唐書韓思復卒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

盧懷慎卒帝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為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頲為文帝自書之

張說嘗自為其父碑帝為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

郭知運卒帝詔中書令張說紀其功於墓碑

春明退朝錄皇祐中王侍郎融守河中還乃以唐明皇所題裴耀卿碑額上之仁宗遂御篆沂公碑曰旌賢其後踵之者懷忠（呂許公）顯忠（王武恭）旌忠（張文潞公）全德元老（正太尉）教忠積慶（文潞公父）親賢（李侍中川和）褒親（齊國獻穆公）旌功（曹襄悼）舊學（晏元獻）崇儒（簡文）顯先積慶（趙中令子孚）旌忠懷德（張侍中耆）儒賢（高文莊）褒賢（范文正）思賢（劉丞相沆）清（王武恭）旌忠元勳（狄武襄）褒忠（陳恭公）純孝（張文考）忠規德範（宋元憲英宗御篆）淳德守正（呂文穆上御篆）大儒元老（賈魏公）

碑額 趺

六朝事迹齊獻武公墓在棲霞寺側有碑額曰齊故侍中尚書令丞相巴東獻公之墓

隸釋益州太守碑以朱爵為額龜蛇為蚝龍虎銜璧在其兩旁

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凡漢刊其首行即入辭無額者或題其前如張納樊安之比亦甚少已篆其上復標其端唯此碑爾

漢是邦雄傑碑無名碑以天祿為額其下刻一牛首又有碑上朱雀而下玄武其中則没字碑也此碑之

文曰是邦峻生雄傑峻之上下各闕一字
呂祖謙文集銘誌既有題額更不當復寫某官墓誌
便當從頭直開誌文而銘衡則列於銘後乃爲得體
金石例書碑額例篆書碑額例真字八分書謂之題額篆字則云
篆額

碑陰

隸釋孔宙碑陰有門生故吏名漢碑多有陰然悕少
有額獨此刻以五大篆表其上
益州太守碑陰有牧靡故吏三人題名在趺之右此
碑刻五玉三獸下有牛首蜀中漢碑如是者有柳敏
碑陰馮緄墓道雙排六玉碑又有單排六玉碑與此
凡四
隸續漢柳敏碑陰其上刻一禽若鳳其下則麟也中
牛首銜環兩旁凡六玉其右則瑁圭璧其左則琮璋
一沒字碑是邦雄傑碑之陰也與馮緄墓道一碑相類
非磨滅者朱雀在其上龜蛇在其下

碣

後漢書趙岐傳岐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
忽乃爲遺令敕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
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圓石於我墓
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岐初名嘉）
後漢書注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李斯所造
隋書七品以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趺若隱淪道素孝
義著聞者雖無爵奏聽立碣
唐會要七品以上立碣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

亦立碣宋制六品以上則六碑八品以上則立碣
封演見聞記碣亦碑之類也周禮凡金玉錫石楬而
璽之注云楬如今題署物漢書云庵寺前楬著其姓
名注楬杙椓杙於庵處而書死者之姓名楬音揭然
則物有標榜皆謂之楬郭景純江賦云裁嶵爲泉陽
之楬玉璽作柬別之標是也其字本從木後人以石
爲墓碣因變爲碣說文云碣特立石也據此則從木
從石兩體皆通
珊瑚鉤詩話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
明集禮五品以上許用碑龜趺螭首六品以下許用碣方趺圓首
明儀爲志焉

誌石

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注志謂音識識章則志識子張之喪公

南史裴子野傳子野葬湘東王爲之墓誌銘陳于藏內
邵陵王又立墓誌于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
南齊書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宮中有石誌參議
墓銘不出禮典近宋元嘉中顏延之作王球石誌素族
無碑策故以紀德自爾以來王公以下咸共遵用儲妃
之重禮殊恒列既有哀策謂不須石誌從之
唐會要誌石唐制品官皆用宋制九品以下無之
封演見聞記古葬無石誌近代貴賤通用之齊太子
穆妃將葬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元嘉中
顏延之爲王球作石誌素族無名策故以紀行迹耳
遂相祖習儲妃之重禮絕常例既有哀策不煩石銘
儉所著喪禮云施石誌於壙裏禮無此制魏侍中繆

襲改葬父母墓下埋文原此言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有所聞知其人若無殊才異德者但紀姓名歷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業則為銘文案儉此說石誌宋齊以來有之矣齊時有發古冢得銘云青州世子樂海女郎河東賈昊以為司馬越女嫁為荀晞子婦檢之果然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釀家穿傍作窖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有數百字然則古人葬者亦有石誌但不如今代貴賤通為之耳

馮鑑續事始案西京雜記前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其死命刊石埋於墓前墓誌恐因此始

司馬氏書儀誌石刻文云某官姓名婦人云某姓名妻某封某氏某州某縣人考諱某某官某氏某封無官封者但云某姓名或某氏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丈夫云娶某氏某人之女封某氏子男某某官女適某官某人若直下穿壙則實之便房若旁穿為壙則實之壙門墓前更立小碑可高二三尺許大書曰某姓名某更不書官古人有大勳德勒銘鍾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自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邪則名聞光昭衆所稱頌乃流今古不可揜蔽豈待碑誌始為人知若其不賢也乃以巧言諛辭強加餙飾求功作名適使比仲尼徒以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中自非開發莫之睹也隋文帝子秦王俊薨府僚請立碑帝曰欲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徒與人作鎮石耳此實語也今既不能免俗其誌文但可直敘鄉里世家官簿始終而已季札墓前有後世稱孔子所篆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豈在多言然後人知其賢耶今但刻姓名於墓前他日人自知其賢愚

朱子家禮誌石用二片其一為蓋刻云某官某公之墓其一為底刻云某官某公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考諱某某官母某氏某封某郷某里某處娶某氏某人之女子終某年月日葬于某封某年月日生歷官遷次某年月日男某某官女適某官某人婦人夫在則蓋刻云某官姓

名某封某氏之墓夫亡則云某官某公某封某氏其底
敘年若干適某氏因夫與子致封號葬之日以二石字
面相向鐵束而埋之
朱子語類問政和禮九品以下至庶人無誌溫公有
之今當何從朱子荅云誌石爲久遠之計埋於土中
有何僭禮須在壙上二三尺縱遇奮鎚猶可得止勿
置壙中○陳淳安卿問曰某問誌石之制在士庶當
如何題溫公謂當書姓名恐所未安夫婦合葬者所
題又當如何朱子曰宋故進士（或云處士）某君夫人某氏之
墓（下略記名字鄉里年歲子孫及葬之作月）
金石例墓誌納之墓中樞前平放其狀如方石斗二
底撮面平而不凹大小無定制上一斗於平面上大
字題某官某人墓誌銘曾見古墓中石誌制度如此
又記上一斗止寫某人墓誌不書銘字下一斗上作
小字書前一行刻云某官某人墓誌銘并引或言有
序或言并序後書序及銘刻畢以丹填之上下二斗
字並用丹填二斗相合四角以薄石片揩起揩石如
錢大厚薄亦如之但要不使二石實相厮著
錢希言戲瑕牧野（竹書紀年作堋野）有比干墓前有石銘題隸
云商大夫比干之墓所記唯此漢高祖孝文各爲立
碑延陵季子十字碑在鎮江人謂孔子書文曰有吳
延陵季子之墓案古法帖上云嗚呼有吳君子六字
而已若延陵之墓四字疑是後人妄增除之字外三
字是漢人古篆不與前六字合東都殖業坊十字衢
有王戎墓隋代釀家穿其傍作窖得銘曰晉司徒尚
書令安豐侯王君銘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

王史威長葬銘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豐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乘靈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魂氣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於長安北郭此焉宴息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東漢趙嘉即趙岐與兄子書大丈夫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圓石於吾墓門側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命不幸嗚呼悲隔唐傅奕武德中爲太史令一病不問醫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古人墓文之簡只十餘字何嘗不傳今人則連篇累牘不諱地下則諱地上耳買菜求益嚴一光所以深歎歟案洛陽伽藍記載後魏隱士趙逸答好事者語云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德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呂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鯁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當時作文之士慚逸此言據此則南北朝時已然不獨唐時諛墓而已蔡中郎云平生作碑文唯郭有道一片無媿則西京時已有此風邪予嘗見元人趙承旨孟頫集中所載其自撰父母及祖父母墓誌僅敘生卒爵里而已並不書事至於尚書故實所載東晉謝太傅碑但著貞珉初無文字蓋重難著述之意此等識見高出千古

近世凡墓誌銘及碑碣之類必加書撰人并篆蓋題額者於前至往往假顯者之名以誇於人此甚可笑歐陽公與尹材帖云墓銘刻石不必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姓名晉人以前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況久遠自知歐公此言豈無所見而云邪子觀古之碑志有止書撰人姓名而不著書人者蓋以當時之人皆能書或多撰者之所書也有止著書人姓名而不著撰人者蓋文或者之所爲也有止書某官某人於旁而不著書撰者蓋書撰或即其人也予近得唐人二十志石其一開元二十八年周府君志其一太和二年顧府君志皆不著書撰人名可見在唐猶然而不特晉以前也又嘗於城南草間得宋時墓石一方乃子誌父其諱處字皆略草與志文之字不倫後書曰某人書諱字亦如之乃知諱爲其人親書此又可見古人作事之不苟矣

呂坤四禮疑誌於石示來世也文其辭篆其姓名合而鋼之以鐵埋諸地中將誰示乎不若誌諸碣碣者揭也一坏之封無所表識百年之後子孫且不識祖考況在他人故詳具其家世以誌之今用方石二面一面楷書爲文文既了一面篆書爲題篆難辨字字相對以鐵束之埋於墓頭三四尺本注云慮異時誤爲人所動見石而知其姓名庶能掩之謬哉其爲說也石在墓頭發及石則見棺也半矣兩石內向重重鐵束誰復從容爲汝鉗鑿即或開之豈皆通文辨篆人耶即知其姓名死者之德能致開者之重否即爲掩之能可復束此石否石既不束能必墓再動否此說大可笑也不如題姓名於碣面詳家世於隔陰有功德者表諸神道使有目者皆得見之免致誤動之尤愈乎程大中誌石砌於壁間有何不可

顧起元說略齊太子穆妃將葬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顏延之爲王球作墓誌以其素族無名誌故也案博物誌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王史威長死葬銘又孔子之喪公西赤爲識焉說者謂識誌也又閻閻墓中石銘莊子衛靈公沙丘石椁銘今古帖有比干墓銘文心雕龍云飛廉有石椁之銘據此則非始於延之也

陳龍正家矩誌石專防發掘須令易見若準家禮合字於背外用鐵束是掩之也雖掘者見石何緣知爲某家而遽歇手乎葬其鑿鐵開石論察詳觀抑又難矣宜作字於面但以覆覆之離壙前數尺淺埋之孟子葬母自刻跋像埋之墓前後遇掘者遂知爲孟母墓聖賢益唯欲人之蚤見之也

權厝誌

墓銘舉例 柳宗元有故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又有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誌權厝有誌又一例陳君夫人權厝誌權厝有誌又一例也

歸祔誌

墓銘舉例 柳宗元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無銘詩不忍詩而銘之也又一例也題書歸祔又一例也

遷祔誌

金石例 柳子厚有叔妣陸氏夫人遷祔誌

誌壙

墓銘舉例 柳宗元誌從父弟宗直壙誌其人壙又一例也

墳記

墓銘舉例 柳宗元有韋夫人墳記云祔而不合大葬未利以俟蓋實權厝誌也題書墳記又一例也

墓記

墓銘舉例 朱文公有劉樞密墓記又有范直閣墓記題書墓記同柳文韋夫人墳記例也

壙記

墓銘舉例 朱文公有知縣何公壙記又有亡嗣子壙記題書壙記同韓文女拏壙銘例也

墓甎文

漢隸字源 漢謝君墓甎文元和三年作

墓甎記

范成大吳郡志 江纂墓江逌子也本瀆孫起卿頃於天平山下地名上沙獲墓碑乃以大方甎刻之字畫

俱存與石無異起卿爲賦詩家有古塚碑近自田家
獲藏之五六年未甚見省録古苔侵文理封結殆莫
識偶然嗟其窮一一爲磨剔始若漫無文細尋適可
讀文云晉江纂長夜垂茲刻貞石殊不用塊然但埏
埴合葬無別銘背面書反覆一字不涉華本枝記明
白二父遂兼書於逌乃宗適誌云養父誌本父逌也考諸晉史篇眞
是小出入字畫亦嶮勁然不類鐫斲漢魏尚豐碑此
獨何褊迫豈時丁喪亂不暇如品式於時義熙季歲
次實庚戌五胡剖中原典午竄南極苟簡理宜爾寧
詎不孝責審訂既昭然疑去喜自適歷年七百餘瞥
爾駒過隙名節苟不傳埃化先烏石眞茲當眼前用
代銘几席

墓銘舉例柳宗元有小姪女墓塼記實銘詩也而無
序題書墓塼記又一例也

吾衍學古編宋開封張堯夫墓銘以其葬之速也不
能刻石乃得金谷方塼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
於壙中

穿中記

漢隸字源張賁公妻穿中二柱文建初二年立在眉
州碧雞巖紹興丁丑武陽城東彭山之上掘得之

墓識

墓銘舉例宋陳瓘有尚書曾公墓識敘所歷官而不
書行治無他辭唯結以某官陳某敘次一語題書墓
識又一例也

墓版

墓銘舉例柳宗元有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

其實表也

窆石

圖經禹葬于會稽取石為窆

會稽志禹廟窆石遺字直寶文閣王順伯復齋金石錄定為漢刻

趙明誠金石錄漢窆石銘永建元年五月

蓋石

周密癸辛雜識趙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冢所謂墓誌者皆在墓中正方丙上有蓋蓋豐下殺上上書某朝某官某人墓誌此所謂書蓋者蓋底兩間周鐵扃扃之後人立碑於墓道之上篆額止謂之額後訛為蓋非也今世歲月志乃其家子孫為之非所謂墓碑也古者初無歲月志之石

墓銘舉例柳宗元有亡婢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文云敢祔碑陰之義假蓋石以書其辭

讀禮通考卷第九十八

讀禮通考卷第九十九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具五

墓銘

祭統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

乾學案祭統所言實鼎銘非墓銘也但後世作誌銘者無不援此以爲據故節錄其文以見銘文之所本

荀子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注繫世謂書其傳襲若今之譜牒也所以敬傳其名於後世

乾學案繫世即周禮小史之職所謂奠繫世者是

釋名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

舊唐書令狐楚謂其子緒綯曰吾生無益於人勿請謚號葬日勿請鼓吹唯以布車一乘餘勿加飾銘誌但志宗門秉筆者無擇高位

曾鞏寄歐陽舍人書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毋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已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王安石荅錢公輔書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為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為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為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為通

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為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為父母之羞況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為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為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為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子唯順愛自重

乾學案介甫此書可見古人敘事簡嚴之法故錄之

容齋隨筆作文受謝自晉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韓愈撰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弘弘寄綃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劉乂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訣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愈文云公鼎侯碑誌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穆宗詔蕭俛擬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擬進之後例得貶遺若鼂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長安中爭為碑誌若市買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喪家裴均之子持萬縑詣韋貫之求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為此哉

白居易脩香山寺記曰予與元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馬綾帛泊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贄予念平生分贄不當納往反再三訖不得已田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本朝此風猶存唯東坡公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謂富韓公司馬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張文定公也此外趙康靖公滕元發二銘乃代文定所爲者在翰林日詔撰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亦辭不作曾子開與彭器資爲執友彭之亡曾公作銘彭之子以金帶縑帛爲謝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貨見投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道也彭子惶懼而止

朱子語類朱子喪長子魂轎柩止用紫蓋盡去繁文銘石二片各長四尺闊二尺許止刻姓名歲月居里二面相合以鐵束之置於壙上

金石例漢碑有銘辭亦有無者今亦然

張所望閿耕餘錄杜子夏臨終作文及死命刻石埋于墓側此後世碑銘之始

何孟春餘冬序錄墓銘或謂晉以前無有顏延年始爲其制案吳志凌統卒孫權使張承作銘誄則三國時事也又案張華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墜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歐銘何依王史威長葬有銘久矣○歐陽永叔爲尹師魯作墓銘與尹材書曰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

古人有深意久遠自知篆蓋祇著尹師魯墓四字其告之之詳如此近世士大夫有不冒與人銘墓者問之云吾不欲以生人姓名埋地下伴死人耳彼容未見歐公不著姓名之說也

錢謙益曰銘者名也所以名其爲人使其人精神顏面傳於後世也韓子之銘王評事也敘其文書銜袖之事銘李侍郎也敘其篤信方藥之語千百世而下讀其文者談笑諈諉如或見之今之爲辭者緣飾名行鋪陳盛美欺生諛死貸口借面雖其大書深刻俾版照耀而其中固枵然無所有則亦何怪其速朽哉

乾學案錢牧齋答徐巨源書云古人合葬題不書婦今曰暨配某者空同以後不典之辭也及見金石文字記有澤王府主簿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誌銘四品孫義陽朱賓撰書武后垂拱四年十一月又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秦貫撰宣宗大中十二年十二月據此則古人亦有書婦者矣鄭府君志係拓本予曾見之梁府君志近出終南山楩梓谷土中蓋牧翁未及見耳

壙銘

金石例韓退之有女拏壙銘

埋銘

墓銘舉例朱子有女己埋銘無序同韓文試大理評事胡君銘例題書埋銘又一例也

陳瓘有侍郎鄒公埋銘同朱文公女己埋銘例但彼銘而不序此序而無銘又一例也

石椁銘

博物志衛靈公葬得石椁銘不逢箕子靈公奪我里○漢滕公薨求葬東都門外公卿送喪駟馬不行踶地悲鳴跑蹄下地得石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

墓銘舉例宋歐陽脩有母鄭夫人石椁銘石椁有銘又一例也書作椁之日而系以銘又一例也

石塔銘

文苑英華蘇頲故悼王石塔銘王即開元神武皇帝第九愛子也二歲而未及周葬於萬安山之東南嶺壙唯五尺棺不三寸壁石塔一丈於其上不雕不鐫

墓表

漢隸字源謁者景君墓表元初五年立在濟州石磨

滅不見名字東漢墓闕自路都尉始為文則自景君始文章緣起云墓碑自晉始非也

朱子家禮墳高四尺立小石碑於其前亦高四尺趺高尺許案孔子防墓之封其崇四尺故取以為法焉司馬公說別立小碑但須闕尺以上其厚居三之二圭首而刻其面如誌之蓋乃略述其世系名字行實而刻於其右轉其後右而周焉婦人則俟夫葬乃立面如夫亡誌蓋之例云

表墓石立於墓前就地埋定七題云某人之墓無文詞墓雖無碑者亦當立此石

殯表

墓銘舉例韓退之有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實銘詩也銘宜詩而墓銘有用文者表宜文而此表乃因詩焉皆變例也殯而有表又一例也

石像

吳寬家藏集耶律承相墓在甕山下前有石像蹟分三繚其長過膝

石函

隸續魏甄皇后識坐板函上刻文昭皇后識坐板函八字紹聖丙子年鄴民耕地得一緑石匣廣八寸有半長倍之厚三之一鹿頂笏頭蓋其上有此八字魏文帝甄后神坐前之物也

吉金貞石志應州馬神祠前施食臺石刻八卦於旁又書二十八宿字上有篆文曰唐故汾州刺史朱郛府君墓誌銘蓋沙陀之俗死焚其骨盛以石函此其蓋也

石臺

倦游録法華人發古冢得碑有刻字曰晉升平四年三月四日太學博士陳留郡雍丘縣都鄉州周闡字道舒妻活晉尋陽太守譙國龍岡縣桓逸字茂長小女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諱蟠字永時背鐫成文案一此周闡之妻桓逸之女墓也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諱蟠者蓋闡之父故獨稱諱但不知妻名活何義字畫極分明無訛其中無他物唯得銅銚一二足螭柄面闊四寸餘深半之制作不甚工野人求售適得之云尚有一石臺高二尺許有花文先為漢南人取去

石室

水經注鉅野黄水南有荆州刺史李剛墓剛字叔毅山陽高平人熹平元年卒見其碑有石闕祠堂石室三間椽架高丈餘鏤石作椽瓦屋施平天井井側荷梁柱四壁隱起雕刻為君臣官屬龍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像作制工麗不甚傷毀

漢隸字源太守張景題字光和六年立在高朕石室

梁上博士題字在高朕石室中弘農太守張君題字

在高朕石室中

石壁

夢溪筆談濟州金鄉縣發一古冢乃漢大司徒朱鮪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樂架之類

石祠

水經注金鄉有司隸校尉魯恭冢前石祠石廟四壁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像像邊皆刻石記之又有石牀長八尺磨瑩鮮明叩之聲聞遠近

石柱

訪碑錄北海縣東二十里漢博士逢汾墳前有雙石柱篆書

隋書梁天監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獸碑唯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

石闕

水經注邳縣有黃家墓墓前雙石闕雕制甚工俗謂之黃公石闕黃公名尚漢司徒

譙城南有曹嵩冢冢北有碑廟北有二石闕雙峙高一丈六尺楹櫨及柱皆雕鏤雲矩上復思已碎

隸釋東都自路都尉始見墓闕蓋阡表銘壙之濫觴也有文而傳於今則自謁者景君始中皇帝賻三字特書於誌文之上齊葬穆妃議立石誌王儉以為非禮經所出元嘉中顏延之輩為之遂相祖述任昉作文章緣起又云墓碑自晉始予考酈氏水經注所載漢刻已不少後魏與齊梁時相先後也豈碑碣多在

北方而南人未之見乎郭林宗傳云林宗既葬同志
者立碑蔡邕爲其文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唯郭
有道無媿色史稱王儉晉宋以來故事儀典諳憶無
遺每博議引證先儒無能異者范書所載豈不知之
今漢人墓刻猶存數十百碑其云始於晉宋非也
[隸續]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漢明帝永平八年造東
都冢墓間石刻傳於後世者自此始
豫州刺史路君二闕前闕七行二十七字書其所歷
豫州刺史至徽試博士凡八官後闕亦七行二十一
字云會稽東部路君闕其文書造闕年月日永平之
八年也字畫兼用篆體前闕人物之後小字一行却
是隸文豫州前後各一人執仗負劒嚮字立東部之
前亦一人執仗負劒又有一人正面立腰下垂佩兩
手各有所執末亦一人執仗負劒而其前又有一人
側面嚮字立手中亦有所執蓋是墓前雙闕如王稚
子高貫方之類但一闕無姓名此其異爾
[金石錄]楊宗墓闕銘在蜀中凡十六大字云漢故益
州太守楊府君諱宗字德仲墓闕
[隸釋]漢處士金恭闕石圭首甚銳其上刻三足烏其
次橫刻此數字其下有一人執扇而乘馬兩旁有螭
銜環
趙相雍勸闕碑題漢故趙國相雍府君之闕十隸字
今在梓潼漢代銘墓所敘人之上世未嘗書其名諱
此碑載雍君父祖諸兄名又有字其官秩甚詳而雍
君事迹甚略趙氏以此爲碑而謂前十字爲闕予考
其文水闕舊墓謂九江君也右校既易地造壟此之

諸冢皆同兆域趙相故吏幷志其事蓋題闕之文非
墓道之碑與丘中之銘也
雒陽令王稚子二闕墓前之雙石闕也其上各刻車
馬之狀一則二人乘馬一則二人乘車
隸續不其令董君闕所畫者子孫展墓之狀有僕馬
休於松楸之下
漢隸字源郟令景君闕銘元和四年立在濟州集古
錄作景君石椁銘
石筍
華陽國志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
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爲墓志今石筍是也
石鏡
華陽國志武都有一丈夫化爲女子蜀王納爲妃無
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
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其親埋作冢者皆立方
石以志其墓
華表
續齊諧記張華爲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
化爲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
得見司空邪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制
度恐難籠絡出不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
質亦當深誤老表狸不從遂見華見其容止風流雅
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略三史
探賈百氏包十聖洞三才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
明公乃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
兼愛其善是也言卒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

而又問華曰公門置兵甲闌錡當是疑僕也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談知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為明公惜之華不荅而使人防禦甚嚴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魅鬼忌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唯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聞華表言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於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然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復可得

搜神後記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遂高上沖天

瑪瑙壇

後漢書地理志注仲尼墓在魯城門北便之外泗水上墓前瑪瑙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

券臺

清異錄葬家聽術士說例用朱書鐵券若人家塋帖標四界及主名意謂亡者居室之執守不知爭地者誰邪瘞墓前甃石若甎表之面方長高不登三尺號曰券臺

金九皋抱甕集墓前地名明堂一名券臺朱子語錄云不曉所以後見唐人文集中言某朝詔改為券臺案今地理書有券臺之說券契也埋地契處曰券臺地契用甎石為之亡書財若干緡為死者用財葬於此山神土龍不得爭競貧無力者遇祭祀則以藉尊俎謂之土筵席

墓圖

古金石例墓圖作方石碑先畫墓圖有作圖象者內畫墓樣各標其穴某人其石嵌之祭堂壁上無祭堂

則嵌圍牆上韓魏公父墓圈今有此石歲久卧之牆外宗支圖碣二一埋中宮之外一立中宮之上太原以墳塋中心爲宅神亦中宮之義也祭堂之花頭皆寫云某氏千秋墓輒亦然南陽宗資墓前人有得古花頭兒其花頭刻云宗氏千秋今石刻在申州刺史宅凡祭堂二於中宮左右建也

學堂　繡堂

古金石例南京赤倉高太皇祖塋作昭穆葬小兒子死共葬一處謂之學堂小女共葬一處謂之繡堂

石刻畫像禮器

後漢書趙岐傳岐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

隸釋武梁祠堂畫像爲石六所畫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婦各以小字識其旁合百六十有二人又有鳥獸草木車蓋器皿屋宇之屬甚衆

隸續成王周公畫像有標題者六皆偏而不正唯成王周公二榜不漫滅其間張幕設案有總角垂褒而中立者成王也冕而跪於東者曰周公則西者當是召公漢碑有龍虎者隨其文觀之則先龍後虎蓋以碑之所向爲左右也立於二公之後者六人其西三人則無標題皆有所執如弓矢之屬一馬在其後此碑所列諸臣冀如也與武梁朱浮畫像法式皆異雍丘令及此皆洛陽朱敦儒希眞所藏者朱云齊魯間漢公卿墓中物亦不詳其主名

雍丘令殘畫碑人馬之形貌不類駕車各以一馬凡車之上有蓋乘車者之後有一人其御也唯第七車無蓋而御者執斧其次則導者二人各執其物有如箭者次二人乘馬次導者又二人然後至所謂雍丘

今之車次二人乘馬從之復有一車唯見其馬與車之半輪餘則闕矣乃是寫其平生車騎容納之幽穸者亦塗車芻靈之意也

漢馮緄墓六玉碑二其上有烏三足狐九尾其下則二驢有一人跨其右者最下一牛首蜀人謂之雙排六玉碑又一碑與六玉碑同一石在馮緄墓道中蜀人謂之六物碑其上朱雀而下玄武其中没字非漫滅也

馮緄墓單排六玉碑上下有朱雀玄武蜀人既以前碑爲雙排恐亦是馮緄羨道中物

隸釋麒麟鳳凰碑凡二石其像高二尺餘又有山陽麟鳳碑二物共一石其像小於此碑像下有贊碑陰有記云永建元年山陽太守河内孫君新刻瑞像最

後有銘辭皆篆文也

石人

風俗通方相氏葬日入壙毆罔象罔象好食死人肝腦人臣不能備方相乃立其象於墓側

山東通志曲阜舊縣南八里漢魯恭王子孫皆葬於此大墓二十餘石獸四石人三胷臆間篆刻有曰漢樂安太守廬君墓冢者有曰府門之卒者餘剝落不可識

漢書顔師古注霍去病冢在茂陵旁冢上有堅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

唐會要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十四人列於陵司馬北門内

宋次道長安志諸蕃君長貞觀中擒伏歸和者琢石

省形狀而刻其官名凡十四人

帝京景物略耶律楚材墓前廢祠石像尚存一翁仲立未仆天啓七年夏夜有螢十百集翁仲首土人望見夜譁曰石人眼光也質明共踣而碎之

唐會要石人石獸之類三品已上用六五品已上用四

金石例金制諸葬儀一品官石人四事石虎石羊石柱各二事二品三品減石人二事四品五品又減石人二事六品同

柱二事

明太祖實錄功臣沒後封王石人四文武各二一品石人二文武各一二品同

石獸

風俗通圂象畏虎與柏故頂上栽柏路前立虎

封演見聞記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馬之屬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屬皆所以表飾故壟如生前之儀衛了國朝因山爲陵太宗喪九嶷山門前亦列石馬陵後司馬門內又有蕃酋會侍軒禁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其官名後漢太尉楊震葬日有大鳥之祥因立石鳥像於墓風俗通云周禮方相氏葬日入壙毆圂象圂象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於側而圂兩畏虎與柏故墓前立虎或說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有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爲蟲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殺之以柏東南枝捶其首由是墓側皆樹柏此上兩說各異未詳孰是案禮經云天子墳高三雉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樹楊士樹榆說文云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榆士

楊案禮經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後代封墓而又樹之左傳云爾墓之木拱矣又曰樹吾墓檟仲尼卒弟子各自他方持其異木樹之於墓蓋殷周以來墓樹有尊卑之制不必專以罔象之故也風俗通又云汝南彭氏墓頭立石人石獸田宅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息石人下遺一片餌客來見道行人因調之云石人能愈病人來謝女轉相告語頭痛者摩石人腹病者多自愈因言得其福乃號曰石賢士輜軿轂擊帳帷絳天絲竹之音聞數十里數年稍自休歇樵子云石門子墓古之道邪荅曰古不崇墓況損人功而為觀乎非古也盧思道西征記云新鄉城西有漢桂陽太守趙越墓墓北有碑碑有石柱東南有亭以石柱為名然墓前石人石獸之屬自漢代而有之矣

〔孔叢子〕夫子墓塋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渚孔丘封五十餘所有銘碑三所獸碣具存

〔西京雜記〕五柞宮西有青梧觀觀前有三梧桐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脅為文字是秦始皇麗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脚折折處赤如血父老謂其有神

〔金石例〕霍去病墓象祁連山立石人馬然則墓前之立石人石柱羊虎之類皆起於漢也唐王建北邙行山頭澗底石漸希盡向墳前作羊虎

〔水經注〕獲嘉縣西有漢桂陽太守趙越墓冢北有碑碑東又有一碑碑北有石柱石牛羊虎皆碎淪毀莫記

〔集古錄〕漢宗資墓天祿辟邪字在墓前石獸膊上一

曰天祿一曰辟邪篆書墓在今鄧州南陽界中

漢隸字源司空宗俱碑熹平二年立在鄧州金石云後漢書宋均族子意意孫俱靈帝時為司空嘗得宗資墓獸刻字知均以下皆當作宗列傳轉寫為宋誤也

金石錄漢趙相劉衡墓在今齊州歷城縣界中古平陵城旁墓前有石獸制作甚工

漢隸字源交阯刺史石羊字在郴州止五字刻於墓道石羊膊上

金石錄州輔墓石獸膊字酈道元注水經云州君墓有兩石獸已淪沒人有掘出一獸猶不全破甚高壯頭去地丈許制作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于初得州君墓碑又覽水經所載意此字猶存會故人董之

明守官汝潁間因託訪求之踰年持以見寄其一辟邪道元所見也其一乃天祿字差大皆完好可喜之明又云天祿近歲為邨民所毀辟邪雖存然字畫已殘闕難辨此蓋十年前邑人所藏今不可復得矣

水經注渦水逕大扶城西城之東北悉諸袁舊墓碑字傾低羊虎碎折

六朝事迹梁吳平忠侯蕭景墓在花林之北有石麒麟二〇梁始興王蕭憺墓在清風鄉黃城邨有石麒麟四〇梁安成王蕭秀墓在甘家巷有石麒麟二

金石錄初唐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為文刻石於昭陵又琢石象平生征伐所乘六馬為贊刻之皆歐陽詢八分書世或以為殷仲容書非是

唐會要昭陵刻石為先帝常所乘破敵馬六匹於闕下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掌士教習庶吉充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具六

歷代品式

漢書景帝中二年令諸侯王薨其葬國得發民輓歌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

通典後漢制諸侯王列侯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載飾以蓋龍首魚尾華布牆纁上周交絡前後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以上有輴左龍右武公侯以上加以鹿伏熊千石以下輴布蓋牆龍首魚尾而已黃綬以下至於處士皆以簟席爲牆蓋其王妃夫人妻皆如之○晉賀循云飾棺衣以布玄上纁下畫帷荒雲氣不爲龍爻帷易布以紺繒池以象承霤以竹爲籠如今車笭

安祿山事迹潼關之戰昭陵奏是日靈宮前石人馬汗流

明太祖實錄功臣沒後封王石虎羊馬石望柱各二一品至四品石虎羊馬石望柱各二五品石羊馬石望柱各二

帷以青絹代布紐玄纁二其明器憑几一酒壺二受六升加匜
布漆屏風一三穀三器糗黍稷炒而乾瓦唾壺一脯一篋以三牲之肉為一代苞收所遺奠之俎為藏物也屨一瓦鐏一屐一瓦杯盤枸杖一瓦燭盤一箸
百副瓦奩一瓦竈一瓦香爐一釜二枕一瓦甑一手巾
贈幣玄三纁二博充幅長尺瓦爐一瓦盥盤一○北齊
制三品以上喪者借白鼓一面喪畢進輸三品以上及
五等通方相四品以下達庶人以魌頭○隋初定禮轜
車三品以上油幰朱絲絡網施襜兩箱畫龍幰竿諸末
垂六旒蘇七品以上油幰施襜兩箱畫雲氣垂四旒蘇
八品以下達於庶人鼈甲車無幰襜旒蘇畫飾○大唐
百官制將作監甄官令掌凡喪葬供明器之屬三品以
上九十事五品以上七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當野祖
明地軸鞬馬偶人其高各一尺其餘音聲隊與童僕之

屬威儀服翫各視其生之品秩太極元年右司郎中唐
紹上疏曰今王公百官競爲厚葬偶人像馬雕飾如生
徒以眩曜路人本不因心致禮更相扇慕破產傾貲風
俗流行下兼士庶若無禁制奢侈日增望請王公以下
送葬明器皆依令式並陳墓所不得於路舁行開元二
十九年正月敕古之送終所尚乎儉其明器墓田等令
於舊數內減三品以上明器先是九十事減至七十事
七十事減至四十事四十事減至二十事庶人先無文
限十五事皆以素瓦爲之不得用木及金銀銅錫其衣
不得用羅繡彩畫其下帳不得有珍禽奇獸魚龍化生
其輀車不得用金銅花結彩爲龍鳳及旒蘇畫雲氣其
別敕優厚官供者準本品數十分加三分不得別爲華
飾○諸葬不得以石爲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

鏤彩畫施戶牖欄檻棺内又不得有金寶珠玉○墓田之制一品塋先方九十步今減至七十步墳先高丈八尺減至丈六尺二品先方八十步減至六十步墳先高丈六尺減至丈四尺三品先方七十步減至五十步墳先高丈四尺減至丈二尺四品先方六十步減至四十步墳先高丈二尺減至丈一尺五品先方五十步減至四十步墳先高丈一尺減至九尺六品以下先方二十步減至七步墳高四尺其送葬祭盤不許作假花果及樓閣數不得過一牙盤

太常因革禮通禮曰一品至六品以下送葬有引披鐸翣翿畫三翣之制○禮院例册三品以上四引四披六鐸六翣挽歌六行三十六人四品二引二披四鐸四翣挽歌四行十六人五品六品挽歌八人七品八品挽歌六人九品挽歌四人（餘同唐制）

明集禮宋制四品以上明器五十事六品以上三十事九品以上二十事庶人十事下帳苞筲罌之類皆具○

國朝開平忠武王之葬墓中所用器甚九十件本色造者金二鼓二紅旗二拂子二紅羅蓋一鞍籠一弓二箭三竈一釜一火鑪一錫造金裹者水灌一甲一頭盔一臺盞一杓一壺餅一酒甕一唾壺一水盆一香鑪一燭臺二香合一香匙一香箸二香匙箸餅一茶鍾一茶盞一箸二匙一匙箸餅一椀二楪十二橖二木造者班劒一牙仗一金裹立瓜二金裹骨朶二金裹戟二金裹響節二交椅一脚踏一馬杌一鞽馬六鎗一劒一斧一弩一食卓一牀一屏風一拄杖一箱一交牀一橙二香卓

一僕從使令人數木造者樂工十六人執儀仗二十四
人控士六人女使十人四神四人朱雀玄武青龍白虎門神二人武
士十人並高一尺雜物爨六壁一箕箒楣楎衿鞶各一
苞二脊三糧漿餅二油餅一紗廚一暖帳一束帛青三
段纁二段每段長一丈八尺
明會典正統十三年定王府墳塋親王地五十畝房十
五間郡王地三十畝房九間郡王之子地二十畝房三
間郡主縣主地十畝房三間○天順二年奏準親王以
下依文武大臣例○公侯塋地一百步墳高二丈圍牆
高一丈石碑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闊三尺六
寸龜趺高三尺八寸石人石馬石羊石虎石望柱各二
一品塋地九十步墳高一丈八尺圍牆高九尺石碑螭
首高三尺碑身高八尺五寸闊三尺四寸龜趺高三尺
六寸石人等同公侯二品塋地八十步墳高一丈六尺
圍牆高八尺石碑蓋用麒麟高二尺八寸碑身高八尺
闊三尺二寸龜趺高三尺二寸石人等同公侯三品塋
地七十步墳高一丈四尺圍牆高七尺石碑蓋用天禄
辟邪高二尺六寸碑身高七尺五寸闊三尺龜趺高三
尺二寸石虎石羊石馬石望柱各二四品塋地六十步
墳高一丈二尺圍牆高六尺石碑圓首高二尺四寸碑
身高七尺闊二尺八寸方趺高三尺石虎石馬石望柱
各二五品塋地五十步墳高一丈圍牆高四尺石碑圓
首高二尺二寸碑身高六尺五寸闊二尺六寸方趺高
二尺八寸石羊石馬石望柱各二六品塋地四十步墳
高八尺石碑圓首高二尺碑身高六尺闊二尺四寸方
趺高一尺六寸七品塋地三十步墳高六尺石碑圓首

高一尺八寸碑身高五尺五寸闊二尺二寸方趺高一尺四寸以上步法皆從塋心各數至邊庶人塋地九步穿心一十八步止用墻誌

本朝定制

大清律職官一品塋地九十步墳高丈八尺二品塋地八十步墳高丈四尺三品塋地七十步墳高丈二尺以上石獸並六四品塋地六十步五品塋地五十步墳高八尺以上石獸並四六品塋地四十步七品以下二十步墳高六尺以上發步皆從塋心各數至邊五品以上許用碑龜趺螭首六品以下許用碣方趺圓首庶人塋地九步穿心一十八步止用壙誌

凡聞父母（若適孫承重與父母同）及夫喪匿不舉哀者杖六十徒一年若喪制未終釋服從吉忘哀作樂及參預筵宴者杖八十若聞期親尊長喪匿不舉哀者亦杖八十喪制未終釋服從吉者杖六十○若官吏父母死應丁憂詐稱祖父母伯叔姑兄姊之喪不丁憂者杖一百罷職役不敘（若父母見在）無喪詐稱有喪或（父母已殁）舊喪詐稱新喪者（與不丁憂罪同）有規避者從其重者論○若喪制未終冒哀求仕者（職官罷）其當該官司知而聽行各與同罪不知者不坐○其仕宦遠方丁憂者以聞喪月日為始奪情起復者不拘此律

條例一內外官吏人等例合丁憂者務要經由本部京官具奏關給內府孝字號勘合吏典人等劄付順天府給引照回在外官吏人等移文知會所在官司給引回還及移文原籍官司體勘明白開寫是否承重祖父母及適親父母取其官吏里鄰人等結狀回報如有詐冒

就便解部查實仍以聞喪月日爲始不計閏二十七箇月服滿起復若有過期不行文移催取過部果無事故在家遷延者咨送法司問罪○一文職官吏人等若將遠年亡過父母詐稱新喪者問發爲民若父母見在詐稱死亡者發邊外獨石等處充軍其父母喪計原籍程塗每千里限五十日過限匿不舉哀不離職役者俱發邊外爲民

凡有尊卑喪之家必須依禮定限三月而葬（職官庶民同）安葬若惑於風水及託故停柩在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其從尊長遺言將尸燒化及棄置水中者杖一百從卑幼並減二等若亡沒遠方子孫不能歸葬而燒化者聽從其便○其居喪之家脩齋設醮若男女混雜飲酒食肉者家長杖八十○凡居父母及夫喪犯姦者各加凡姦罪二等

禮部嚴飭服制疏題爲人倫莫先孝行請再行嚴飭服制以定章程事臣等竊惟孝道有關教化父母之恩昊天罔極三年之喪不可不盡查得康熙二十二年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定制在京滿洲蒙古漢軍文職官員遇祖父母父母亡故者居喪三月進署辦事在家仍盡三年喪禮凡穿朝服齊集等處停其朝會等語今看得居喪三年官員鮮克由禮凡應穿朝服補服之日既不行齊集未滿三年而反除服居然與常人無異大乖孝道此皆薄俗傷化應再嚴行申飭今凡有祖父母父母之喪部院衙門大小官員除居喪三月入署辦事外在家應仍遵禮制喪服三年其公已除者仍令再行持服俾盡三年喪禮如有不遵者照不孝例該部嚴加議處恭候

命下一體遵行可也康熙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題
本月三十日奉
旨依議

通論

王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
衾冒死而后制疏年既衰老預為送終之具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然此謂大夫以下耳人君即位為椁不待六十也其椁則死後為之以其葬尚賒故檀弓曰旬而布材是也時制謂一月可辦是衣物之難得者是年轉老所須辦轉切也月制謂一月可辦衣物易得者九十棺衣皆畢但日日脩理之為近於終故也絞紟衾冒四物易成故不逆為須亡乃制也故檀弓曰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周諏曰六十當以歲制然財或不足而有至於七十者則當以時制於七十又或不足而有至於八十者則當以月制九十則日脩治之而已歲然後時然後月者言其緩急之異絞紟衾冒死而後制以其易具且又明人子有所不忍也
陸佃曰九十日脩不俟月也八十月時也七十時制不俟歲也

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注附於身謂衣衾棺中物少三日可辦棺外物多三月可就
燋鏁曰附於棺者若卜其宅兆封壤樹之事不獨明器之屬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注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注柳若衛人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齋注齊音咨問豐省之比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注不設碑繩不備禮已斂即葬不待三月縣棺而封注不書封當為窆窆下棺也人豈有非之者哉注不責於人所不能○疏禮有節限設若家富有正禮可依而不得過禮苟亡矣但以衣衾斂首足形體不令露見斂竟便葬不須停殯待其月數足也封即窆窆下棺內壙中也貴者則用碑繩若貧而即葬者縣棺而下之同於庶人不待碑繩
馬晞孟曰孟子曰不得不可以為悔無財不可以為悔古之人所以得用其禮者為其有財故也苟無其財則斂首足形還葬雖不足為孝子之悅然以其所

以葬而葬亦豈
有非之者哉
吳澄曰齊猶齎和藥物之齊謂品量其或多或少各不同
也有者毋得過禮亡者還葬縣定此所以齊其有亡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
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
其財斯之謂禮注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疏啜菽飲水為粗而常啜之親亡但以衣棺斂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還速葬而無
椁材稱其家之財物所
有以送終此之謂禮
方慤曰子路於生曰養於死曰禮則知所謂禮者喪葬之禮言喪葬則知所謂
養者亦無非禮矣語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是矣孔子變養言孝者主盡
其歡言之也盡其歡者存乎情故以孝言稱其財者存乎物故以禮言啜飲止
以菽水言之者菽不若稻粱之甘水不若酒醴之美則以見盡其歡者在乎養
志不在養
口體而已
陳祥道曰君子之於親以其所以養口體而養心養在志不在體以其所以葬則葬在誠
不在物苟養在體不在志則雖三牲不足以為孝葬在物不在誠則雖醯醢百
甕不足以為禮若然則富者不貧於貧者不足傷要在自盡而已
陳皓曰此固有三物之養而不能歡者亦有厚葬以為觀美而不知
終於幣禮之罪者知此則孝與禮可得而盡矣又何必傷其貧乎
吳澄曰菽者諸種大小豆之總名孔疏謂以豆為粥非也澄嘗食於北方至貧
者之家不唯無飯亦無粥但以豆一掌所掬雜以米一二
十粒煮湯一盂攪起啜之而以療饑始悟古之所謂啜菽者蓋如此無疏菜可
羹但煮熟白水飲之故啜菽飲水為至貧者之家然能使親之心志常極盡其
歡樂而無憂愁故亦可謂之孝斂無多衣僅可掩其形體使不露見葬不俟日
期又無外椁然非家有其財而固為是儉也隨其家財僅能若此而已故亦可
謂之
禮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
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注言皆所以為
之也國子高成子高也成謚也反壤樹之哉注怪不如大古也而反封樹之意在於儉非周
禮○疏子高意人死可惡故備以衣衾棺椁欲
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封壤為墳種樹以標之
哉言不當封壤種樹也國子意在於儉而種樹以標之法
吳澄曰斂而以衣裹尸使人不見其尸也斂而納之於棺使人不見其衣也葬
而下棺於椁使人不見其棺也既下棺而實之以土則并使人不見其椁也子
高以為人子之葬其親如此藏之者欲人不得而見也實土畢而封樹於外以
表識之則人雖不見其棺椁然知其所藏之處矣意欲如古之不封不樹也

荀子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
也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不以死異於生亡異於存始卒沐
浴鬠體飯含象生執也儀禮鬠用組體謂爪揃之屬象生時所執持之事不沐則濡櫛
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律理髮也今秦俗猶以栉髮為栗濡濕也式與拭同士喪

禮尸無有不沐浴者此蓋末世多不備禮也充耳而設瑱士喪禮瑱用白纊飯以生稻含以槀
骨反生術矣生稻不也槀骨貝也前說反於生之法說褖衣襲三稱縉紳而無鉤帶縉與搢同扱也紳大帶也縉紳謂扱笏於帶鉤鉤帶之鉤所用弛張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鉤也設掩面儡目鬠而不冠笄矣士喪禮掩用練帛廣終幅長五尺儡與纍同纍鬠髮而已不加冠及笄也書其名置於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士喪禮祝取銘置于重茶銘皆有名而此云無蓋後世禮變今猶然也薦器則冠有鑒而毋縱明器之冠有如兜鍪加首之形內無韜髮之總也甕廉虛而不實有簟席而無牀第此言棺中不施牀第大斂小斂則皆有也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竽笙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與藏而馬反告不用也禮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士葬用國車二綍二碑大夫葬用輴二綍無碑士葬時埋之具生器以適墓象徙之道也生器用器也弓矢鞬櫜之屬略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與而藏之金革纏鞮而不入明不用也略而不盡謂簡略而不盡備也貌形也但有形貌不加功精好也趨與而藏之謂以輿趨於墓而藏之金謂和鑾革車鞮所以引軸者也杜元凱云靭在馬胷象徙道又明不用

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壟其貌象室屋也壙墓中壟冢也棺槨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末詳拂即茀也無帷幕絲翣其貌以象菲帷幬尉也無讀為幠幠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士喪禮幠用丹質鄭云所以覆棺也絲萬未詳蓋翣二皆載綏鄭云以采羽注於翣者也萬讀為魚謂以銅魚懸於池下禮記曰畫龜蛇於周旗鳥隼於熊旗魚躍拂池縷讀為柳蒌字誤為縷耳非謂編草為蔽蓋古人所用障蔽門戶者今貧者猶然幬讀為幬帳之幬尉讀為罻罻網也惟帳如網也抗折其貌以象槾茨番閥也既夕禮陳明器于乘車之西折橫覆之折木橫三縮五無實之事耳番讀為藩籬也閥謂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槾扜也茨蓋屋也槾茨猶塗茨也番讀為藩籬也閥謂門戶壅閼風塵者抗所以禦土折所以承抗皆不使外物侵內有象於槾茨藩閥也故喪禮者無他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葬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

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損減佛增益也墨墨于刻也而附死謂之惑刻削之法惑增眼惑亂其禮也殺生而送死謂之賊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鹽鐵論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堲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衣桑棺不斲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楩椁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橐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殯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人郡國縣吏素桑梓偶車櫓輪匹夫無貌領桐人衣執紼家禮摘要古者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後世人多夭札五十制之非豫凶事也而愚者顧以為諱為之子者亦放延緩吝惜變出不測物惡價倍貽無窮之恨於心忍乎其力不足者寧厚於此勿急雜務庶免後悔古人有傭身以葬者今即假貸數金固不至於以身為奴未可輒以貧自諉也

湛若水曰喪禮送終之道所宜慎重父母年老宜倣古人歲制月制之義預求絲絹為衣衾之類之需富則可用綺絲厚於愛親亦不為過蓋綺絲入地最耐久切不宜用縣布入地不過一月即朽棺木用楠之高者猶差勝於所用杉之低者其葬宜用灰隔三合土堅築之久則化為金石可與天地同朽矣

讀禮通考卷第一百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變禮一

乾學案黃勉齋變禮六篇一曰奔喪二曰聞喪三曰並有喪四曰道有喪五曰因吉而凶六曰因凶而吉聞喪次於奔喪又取雜記諸文入二篇反以聞喪奔喪原文合爲一於篇中未免割裂今仍用奔喪原文合爲一篇重改作也因吉而凶則如他國遭喪時祭遭喪助祭遭喪嫁娶遭喪夫婦未昏服皆是也因凶而吉如喪中冠子嫁娶是也諸卷連載後世禮吉凶先後不能細分當參互考之

王侯初喪襲爵之禮皇妃受冊遭喪之禮喪

中受冊寶之禮亦皆因凶而吉之事次於後以類從焉由禮之常者推之復有葬不以時之變夫三月而葬常也渴葬不待三月緩葬或至三年變矣有喪不相待之變祥禫有期常也聞赴或分先後則兄弟不能同除變矣又有金革奪情之變雖事出權宜而緣於不得已故經傳載之或藉此圖榮則悖矣別入之喪制變古中改葬有服見於儀禮而孔氏疏公羊以爲擾尸夫斂而殯啓而窆窆而封常也封藏而復啓即變矣至於衰亂之世復有父母垂離子孫以時行服者親柩被焚重行喪禮者亡失父母喪柩者墓毀制服者滴血驗骨者由是男女仳離昏姻乖錯復有後母子服前母者有夫死受聘守志不嫁而夫之親屬制服者皆前古所無禮以義起亦附於變禮之末云

奔喪

詩小雅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箋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疏經言銜恤靡至是親沒之時不得扶侍左右孝子之恨最在此）母生我劬勞（傳蓼蓼長大貌○箋我已蓼蓼然長大視之以爲非我故謂之父母報其生長已之苦○疏可哀也其生長我也其病勞矣今不得見其亡以爲深恨）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勞瘁（傳蔚牡蒿也）餅之罄矣維罍之恥（箋餅小而罄罍大而盈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乘恤寡供養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終養恨之言也恤憂靡無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不可須臾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如人無所至○疏生而得養其日已寡況我尚不得終養是可恨之甚如此我不

合卒
如死之久矣所以然者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已無父母出門則中心銜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如行田野無有所至是其所以悲恨也○作詩之日已反於家故言出入之事入門無所見又似非窴是已卒哭之後也入門上堂不見數焉為時實為甚三年之外孝子之情亦然但此以三年內耳父

今生我母今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

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傳鞠養腹厚也○箋父今生我本是氣也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傳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然寒且疾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箋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則發發然寒且疾也穀養也民皆得養己父母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害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乾學案生不得侍親之終人子之至痛奔喪之禮哭踊無數所以倍於常禮也勉齋編變禮以是為首卓有所見予又以蓼莪之詩冠於端以見奔喪之痛切尤至蓋有所自云

禮記奔喪疏案鄭目錄云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此於別録屬喪服實逸此禮之正篇也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四十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此篇鄭云逸禮者對十七篇為逸禮故二逸不同此篇兼天子諸侯然以上為主故鄭下文注云本成服者素委貌是士之服也

方慤曰昔曾參不離親一宿顧豈有奔喪之禮然四方男子所有事苟有事於四方安能免離親哉然則奔喪之事不幸而時亦有焉此先王所以作為之禮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若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

注親父母也以哭若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也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注雖有哀戚猶辭害也晝夜之分別於昏明哭則遂行者不為位星而舍注侵星昏明猶冒也晨昏雖著異也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注謂以君命有為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疏此奉君命而使使事未了不可以己私廢公事故成服以俟君命則人代己也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注感此念親○疏案聘禮云行至他國竟上而遣冢使去介假道是國竟行禮之處去時親在今返親亡故哭盡哀戚感此念親也

朝注為驚衆也望其國竟哭注斬衰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則知斬衰望其國竟而哭雖云斬衰其母之齊衰亦然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注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疏曲禮云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未忍異於生

不忍當阼階故升自西也喪已經日不筭纚故即括髮若尋常在家親始喪則筭纚至明日小斂畢乃括髮也注言素委貌謂士庶人若大夫則素弁也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注已殯者位在下○疏士喪禮小斂訖降自西階階即位故知殯訖位在下小斂之後未殯之前鋪降在堂下仍更升堂至既殯之後則降在阼階之下故云既殯位在下也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注襲服衣也不於又哭乃絰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小斂而至者不見尸柩凡拜賓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疏不於又哭乃絰者案士喪禮小斂訖奉尸俟于堂降成踊乃絰于序東在家小斂當奔喪禮又哭之節既小斂者絰則合又哭乃絰緣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未小斂而至即在家同其帶絰等自用其奔喪日數也不見尸柩者以士喪禮既小斂帶絰散麻于日乃絞垂今奔喪初至則絞帶與在家異故云然也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注次倚廬也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注又哭至明日明日朝也三哭又其踊無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此括髮袒在堂上成踊則在堂下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注三日三哭之明日也既哭成其服喪服杖於序東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

人哭成踊注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麻亦絰帶也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此麻乃袒變於為父母之喪來至喪所乃改服襲絰帶今齊衰來至喪所若不稱麻恐輕喪在路之者以主人待奔之人但在東階之下不升堂故奔喪者在中庭北面繼統於主人也主人唯饋奠有事之時乃升堂若尋常無事恒在堂下也不至喪所無改服者父母之喪來至喪所乃改服襲絰帶今齊衰來至喪所若不稱麻恐輕喪在路之上已改服著麻故於此至家乃稱麻欲明奔喪不至喪所無道路改服之事也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注又哭三哭亦入門左中庭北面如始至時也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注待奔喪者無變婦賓客之也於賓客以哀變為敬哭猶不以序入也○疏若平常五屬入哭則自哀矣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者急哀但獨入哭不俟主人為次序非唯初至如此至又哭三哭皆然故於三哭之下明其待之無變明悉如初至三哭猶不以常禮次序以入若婦人奔喪則待異於男子與賓客同故與主人拾踊○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注為母於父輕於父也其他則同○疏此謂適子故經云拜賓送賓○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東面哭婦人入者由闈門東髽髽於東序不髽如房變於在室者也去纚大紒曰髽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疏諸侯夫人奔喪入自闈門明卿

大夫以下婦人皆從闔門入也闔門東邊之門男子之兒在東序婦人亦髽於東序就掩映之處在堂上男子則堂下也東階謂東面之階雜記云升自側階未殯之前婦人髽于室既殯之後室中是神之所處○奔喪者不及殯先之當髽於東房今此始來奔喪故髽於東序耳○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注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為父母則相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注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為四哭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疏此論既葬之後奔父母之喪禮主人袒括髮即家者非謂適子也此奔喪者是適子右非適子則不得拜賓也三日成服謂奔喪日後三日奔日則為四日相者告事畢謂成服之日為四哭成服明日之朝為五哭此謂既葬已後而來歸故唯五哭○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注壹括髮者謂

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為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若同○菉鄭忽一括髮是墓所括髮故謂入門哭時以筵几在堂不應入門遂不括髮故云入門時也○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注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於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注為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武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行字也○疏此明既葬之後奔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日月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小功緦麻之喪則不得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緦麻之喪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也東即位謂奔喪者於主人拜賓之時而成踊凡言成踊每一節有三踊凡三節九踊乃謂之成也經文直言免麻于東方即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下既稱襲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不得總言袒也經稱襲者容有齊衰重為之得襲故言襲

陸佃曰齊衰奔喪上言袒不言襲此言襲不言袒相備也相備而先言袒後言襲亦言之法於又哭三哭言袒袒非行字齊衰猶袒則大喪袒可知為父於又哭括髮不言袒上下比義從可知也亦於齊衰以袒為哀即父雖袒袒不足言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注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位有儻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絰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注不言就次者當從其事不可以喪服廢公職也其在官亦告就次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疏此一節明聞喪不得奔喪於所聞之處發喪成服之禮謂以君命有事其事未了不得奔喪乃爲位者以君命使故得爲位如朝夕哭位矣聞喪之日哭踊畢襲所袒之衣著首絰絞帶之童即東方之位三日成服通數聞喪爲四日五哭謂成服之明日哭於五哭之內亦可以止不云相者告事畢禮文略也注不於又哭乃絰今於聞喪之日即絰帶以喪至此赴者至踰其日節故於是聞喪之日可加絰帶也在官謂在官府館舍之中而作臚傳知喪事亦告就次○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注東東即主人位如不反寢者也遂除除於墓而歸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注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即位於墓位括髮袒也主人亦謂在家者無變於服謂著平常之吉服不踊者以在家者爲父母喪則之墓哭成踊者亦謂主人適子初在墓南北面哭成踊乃來就主人之左婦人墓右○疏此一節明除服之後

其服已除哀情已殺故不踊也○自齊衰以下節唯著免麻不括髮墓所哭罷即除此免麻者當謂至總麻也○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注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己私未奔者也父母之喪則不爲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更爲位而哭皆可行乃行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注卒猶止也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爲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爲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疏前云三日成服於五哭皆數三日五哭成服之後乃云五哭者內數夕哭爲五哭也凡云五哭故數成服後日之哭爲五此三日數夕哭爲五哭者前文之哭而拜之總結從上以來四處五哭之文也成服而往注謂所當奔者外喪也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齋也○疏以外喪恩輕哀情緩道路又遠容待齋持賻贈之物故成服乃去○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注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疏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此云望門而哭者雜記所云者謂本齊衰降服大功○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

所識於野張帷 注此因五服聞喪而哭列人恩諸所當哭者也黨謂族類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言壹哭而已不為位矣○疏此一節明無服之親聞喪所哭之處檀弓師吾哭諸寢與此異熊氏云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與此不同亦異代禮也此哭父黨於廟而檀弓云母黨於寢逸奔喪禮母黨於廟者皇氏云母存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熊氏云事由父母故哭之廟者是親母黨哭於寢者是繼母之黨未知孰是故兩存之沈氏云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己者則哭之寢此師於廟門外者是父之友與為師同故哭之廟義亦通也○凡為位不奠 注以其精神不在乎是

張子曰為位者哭位也然亦有神位不奠者奠則久奠也 眞也若在他所難為久奠喪禮則於殯常奠喪不剝眞也若在他所難為久設也脯醢之奠則易之又曰為位不奠謂之眞則易之又曰為位不奠謂之不祭則不可但恐不如喪奠以新易舊如此久設也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 注此臣聞君喪而未奔為位而哭尊卑日數之差也士亦有屬吏賤不得君臣之名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 注謂大夫哭他國君

位而哭不敢拜賓 注謂大夫哭他國君敢拜賓辟為主 諸臣在他國為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 注族親昏姻在異國者○疏此謂與諸侯異姓之昏姻又在他國不與諸侯為臣身又無服故暫為位而哭若與諸侯同姓是五服之內皆服斬也○凡為位者壹袒 注謂於禮止可為位而哭也始聞喪哭而袒其明日則否父母之喪自若三袒也○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注從主人而踊 給踊也北面自外來使也主人皆左西面○疏此一節論哭所識者謂與死者相識今弔其家乃往墓統於主人故也雖相識輕亦為之成踊主人先踊賓從之故云從也

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注父為主而賓客為禮宜使尊者也各主其喪母沒如昆弟之喪宗子主之不同為從父昆弟之喪宗子有妻子主之則其父為主而賓客為從父昆弟之喪宗子主之不同為從父昆弟之喪宗子有妻子主之則其父為主之也親同謂同一年期同父母者若同父異母者雖同一年期同父母者為主若昆弟喪亦推長者為主也親者主之謂親近自主之也○疏此一節論同居主喪之當知父在同居則其父為主父沒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謂親近自主之也○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注小功以下應除之後服雖不稅而初聞喪亦免袒而成其踊也以疏免袒成踊者小功以下本是五服之親為之變也於時拜賓亦尚其左手謂左手在尚從吉拜也○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注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為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婦人降而無服及族姑姊妹嫁者也逸奔喪禮曰無服袒免為位哭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疏此經論哭無服而為位及弔服加麻也哭嫂與叔為位并及族姑姊妹女子出嫁於人元是總麻今降而無服亦當為位哭之既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麻謂總之絰也爾雅釋親云婦人謂夫之兄為兄公兄公於弟

妻不服者甲遠之也弟妻於兄公不服
降而無服者麻男子謂族伯叔兄弟之等爲其族姑及
姊妹爲族伯叔兄弟亦無服加麻是男
女女之於男皆無服而加麻故鄭云然也

方慤曰檀弓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
蓋有受吾而厚之者也制之以義故無服本之以仁故爲位也

陸佃曰言及欲著嫂叔雖無服猶弔服加麻逸奔喪禮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
而無服者麻謂若爲其舅從兄弟服則其姊妹以出嫁降而無服吾猶弔服加麻

凡奔喪有大夫至祖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注主人祖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己禮乃禮尊者○疏此主人謂奔喪
者身是士初來奔喪主人括髮祖於堂上降堂而哭時大夫至因拜之於東階
下不敢成己踊及襲絰帶之事待拜後始成踊襲絰帶也若士來弔則降堂先成
己禮踊襲絰帶之後乃拜之士謂兩士相敵然則兩大夫相敵亦襲後乃拜之

喪服小記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祖降踊襲絰于東方

奔母之喪不括髮祖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絰即位

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祖注凡奔喪謂祖禰之廟方來也
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三祖者始至於夕及位踊乃出就次一哭
疏奔父喪括髮於殯宮堂上不袒纚奔喪禮於祖也祖謂當尸主太祖廟堂階間
東而踊爲踊故袒也襲謂掩所袒之衣帶絰東方謂既踊哭訖襲帶絰東序
東奔母之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不括髮祖於堂上降踊與父同襲
免于東方亦東序東父則括髮而加絰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是異於父也著免

加絰已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成踊其即位成踊父母同於此之時實
來弔者則拜之奔喪禮所謂反位拜賓成踊是也初死在家之時哭踊無節人聞
喪已久奔喪禮殺故三日五哭異於在家同不得減殺也

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

墓注兄弟先之墓胥肉之親不由主人故先往之墓所知之喪由主人也宮故殯宮也○疏兄弟胥肉自然相親
不由主人也宮故殯宮也○疏兄弟胥肉自然相親
雜記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注惻怛之痛不
以辭言爲禮也

其始麻散帶絰注與居家同也凡喪小斂而麻○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
未成絰也疏絰者謂小功以下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疏者及主人之第則用之其不及亦
數自用其日數○疏異居別所始聞兄弟之喪惻怛情重不暇問其餘事唯哭對
使者於禮可也大功以上兄弟其初聞喪始服麻之時散垂要之帶絰若小功以
下服麻則糾垂不散也未服麻而奔喪者謂道路既近聞喪即來在小斂之前主
人未成絰則小功以下與主人皆成就之大功以上初來奔至雖值○聞兄弟
主人成服未即成之必終竟其麻帶絰滿依禮日數而後成服也

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弗
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注言胥肉之親不待主人也○疏見喪
者之鄉而哭者謂此親兄弟同氣及同
堂兄弟也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
功大功望門而哭此云大功以上者盧云謂降
服大功者也鄭無別解當同盧也適往也遂往送五服之親葬而不及遇孝子葬竟

三五四六

已還不得隨孝子而歸仍自獨往於墓也婦人非三年之喪一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注奔父母喪也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注謂夫人行道車服主國致禮夫人至入自閨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注女子子不自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閨門謂相通者也側階亦旁階也他謂哭踊髽麻○疏女子出適為父母期而云三年者以本親言也夫人至入自旁側閨門不由正門升自旁側之階不升正階異於女賓也主國之君待之在阼階之上不降階而迎也其他謂哭踊髽麻之屬如似奔喪之禮然嫌諸侯夫人位尊與卿大夫之妻禮異故明之也

檀弓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注親骨肉疏無親也

萬斯同曰禮經凡言為位謂生者之哭位非死者之神位也乃奔喪篇云凡為位者不奠鄭康成注以其精神不在乎是似乎指死者之神位矣故張子謂為位者哭位也然亦有神位而司馬氏書儀直設椅一枚以代尸柩左右前後仍設哭位朱子家禮因之今之仕宦於四方者聞親喪而未即奔與非親喪而不往奔者無有不設神位者矣是其於禮也果有合焉否耶愚嘗綜古今而論之古之所謂為位原指哭位而非神位蓋以尸柩不在不得設虛座以致奠也後之所謂為位既有哭位而又有神位蓋以子孫不是不容無所憑以致哀也今之間喪而設神位鄭非周代之禮未始非溫公文公之禮也蓋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而況書儀家禮固已先有其禮哉且古之弔賓皆弔生者而不拜死者故可以無神位後世之弔無有不拜死者其禮固與古異矣在家既打尸柩則客他鄉而設神位以受人之弔亦勢之不容已也至於古者為位不奠以其非神位故不設奠今既設神位矣烏容以不奠哉書儀則但設神位而不奠又云喪側無子孫則此中設朝夕奠為此禮者施於諸父昆弟之期喪可也若父母之喪既已設位而不設奠恐非人情之所安則喪側有子孫者此中復為之設奠亦何害於禮乎蓋古禮久不行於世而書儀家禮則固世俗之所遵行也愚故折衷之以質於知禮者焉

漢書武五子傳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昌邑王賀典喪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驂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龔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吾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

奔大喪

通典周制穀梁傳云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弔魯

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五經通義云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而爲之節文孝子之恩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後漢許愼異義云案左氏之說諸侯藩衛之臣不得棄其封守諸侯千里之內奔千里之外不奔四方不可室空故遣大夫也鄭玄駁云禮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是尊卑異者也春秋文四年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來歸含且賵又王使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至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則傳無言焉天子於魯既含賵又會葬爲得禮是則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矣案昭三十年晉侯去疾卒秋

葬晉頃公傳曰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其對辭有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子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也大鴻臚眭音雖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天子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許氏又案禮不得以私廢公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校計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眭生之說非也鄭玄案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

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何以卑廢尊○魏時禮官議奔喪禮有除喪而後歸哭於墓者皆聽哭於陵尚書盧毓以禮言遂除者謂有服者耳無服者則不哭王肅曰既言除喪豈有服哉雖除始見墳斂髮袒絰言除斂髮袒絰耳記曰朋友之喪有宿草而不哭焉朋友未踰年雖無服猶哭之豈有天子之喪未踰時始奔赴而得不哭者乎今雖權宜即吉吾本三年之喪也故三年之後行禘祫之禮又遠方弔貢表皆宜通若有禁乃止此不得與哭陵相妨害也又荅難云前說遂除謂除斂髮袒絰耳不謂今之奔者皆須斂髮也責以玄衣冠又其所不能具自可服深衣白祫也○晉惠帝崩司徒左長史江統議奔赴山陵曰往者蕩陰之役羣寮奔散義兵既起而不附從主上旋宮又不歸罪至於晏駕之日山陵即安而猶不到臺郎御史以上應受義責加貶絕注列黃紙不得敘用至於先有他故去職或以喪疾免散仍遇兵隱遯山澤者宜與上牒異制春秋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孫甯之變遽瑗出關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未足多責及至奔赴不及在哀致身後於山陵故當從時宜以立褒貶依王政而正準繩不可偏抗古義以傷今實也承詔書而前奔赴之期以爲分別遠近則典而不暢檢校險易則密而不弘故擬七月之典以議今事達官名問特通者過期不到宜依準免法注列黃紙三年乃得敘用又自非盟主所授而諸侯州伯所用故不得奔赴宜與下牒同罰春秋傳曰不

以家事辭王事此上之行乎下也諸侯州伯輒留應赴之人而失令節於王庭坐於周官九伐之法應在犯令陵政之條諸臺平處正其削黜○東晉成帝咸康中恭皇后山陵禮得奔喪司徒西曹屬王濛議立奔赴之制曰三代垂文觀時損益今服教之地遠於古之九服若守七月之斷遠近一槩者懼非通制請王畿以外南極五嶺非守見職周年不至者宜勒注黃紙有爵土者削降永嘉中江統議不奔山陵但三年不敘於義爲輕今更立如牒若方伯授用雖未有王命猶不與停散同見今在官即吉之後去職不及凶事無所貶責萬里外以再周爲限自此以內明依前牒雖在父母喪其責不異黃門郎徐衆等駁濛云若如濛議見在官者已拘於制度不得奔赴至於既去雖不及哀臣子之情何得不暫致身哉臣謂喪紀雖過去職者固宜還赴詔可濛又申述前議曰喪紀有數吉凶有斷豈可當於縞素既終而制無限之責哉若除喪始奔當以何服素服敘哀則在廷已吉陵無哭禮若玄冠致敬宜曰朝謁非奔喪之謂若服外更立限斷則不知所準若不計遠近同服內則立制漫而無斷詔又付尚書左丞王彪之議云昔太寧之難奔赴無過三年之限恭皇后不宜踰先制禮爲君之母妻居處飲食衎爾君已除喪而後聞喪不稅而責其奔此臣所疑也且宜一依濛所上詔曰今輕此制於名教爲不盡矣今直以議者既衆不必改先制宜依濛所上施行○八年成帝崩尚書殷融上言司徒西曹屬王濛以周年爲限不及者除名付之鄉論臣以爲名教興於義厚忠孝發於自然不嚴而著不

肅而成者也舊禮國有大諱外任不得離部冗散之人發哀公巷初無課限有不奔之制案永平初先帝稱宣帝遺詔乃不得令子弟詣陵惟蕩陰奔赴多不逮及始爲其制以篤一時顧觀人情未有盡媿徒興簡黙正足以彰至道之不弘表臣子之不義宜遵前代聞凶行喪三日而已詔曰孝慈起於自然忠厚發於天成若道不喪豈有今斁斁至醻薄反之何期況以今日之斁而欲廢準式於頹俗求慈仁於吾朝其於理化也無乃迂乎融乃重啓依王濛所上爲條例○康帝建元初融又議定不應奔赴山陵據周魯有喪而魯人不弔孔子所荅曾子當謂國內卿大夫耳非如今日見在方外者也尚書僕射顧和議案禮記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穀梁傳曰周人魯人各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雖有喪遣人可也魯人當親行事故不弔也○大唐元陵儀注詔問宗子在外州府合赴京師不所司奏曰案禮文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不忘親之義也又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又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據此則宗子五等以上不限遠近盡同奔赴山陵

聞喪（四品以下至庶人附）聞喪○始聞喪舉哀者於開元禮三品以上喪聞喪所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改著素服子妻妾女子子俱披髮周親以下婦人去首飾子於堂上東壁下西面以南爲上周親以下於北壁下南面以西爲上妻妾女子子於西壁下東面以南爲上周親以下婦人於北壁下南面以東爲上內外之際障以帷若婦人在別堂

舉哀則周親以下婦人在北壁下南面西上（周親以下舉哀哭位亦然）三日成服及廬堊室苫凷薦席變除之節皆如在家之禮唯不設奠祭（以其精神不在於此）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諸子以下素服待於墓東西向婦人待於墓西東向俱北上奔喪者素服至於遂南北面哭盡哀再拜又哭盡哀再拜於家不哭

奔喪○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服布深衣素冠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奔則成服而後行過州至境則哭盡哀而止哭避市朝望其州境哭（此父母之喪）至家內外哭待於堂上奔喪者入門而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憑殯哭盡哀少退再拜退於序東被髮復殯東西面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訖內外各還次奔喪者乃還以厭明坐哭於殯東如初未成服者三日成服（若至在小斂前與主人俱成服若小斂以後至者自依日數）凡奔喪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齊衰以下奔喪者哭升殯東西面哭主人以下待於堂上如常奔喪者哭盡哀再拜又哭盡哀尊卑撫哭亦如之訖內外各還次三日成服有賓弔者拜賓如常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婦人奔喪入自閨門（側門曰閨）升自西階側殯西東面妻妾女子子則憑殯哭盡哀少退再拜退於西房若西室妻妾女子子被髮（出嫁女改髮）復位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內外俱還次奔喪者乃還次周喪以下婦人奔喪者升哭拜又哭盡哀尊卑撫哭及還次皆如之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近隧哭主人以下哭待於墓左西面主婦以下哭待於墓右東面皆北上（主人以下內外初至墓先拜而後哭於相

奔喪者哭盡哀再拜於隧東被髮復位坐哭盡哀相者告禮畢奔喪者又再拜遂冠而歸入門而左升自西階靈東西面憑靈哭主人以下升坐於堂如常奔喪者哭盡哀再拜若經宿主人以下哭盡哀皆再拜哭降堂相者告就次主人以下各就次三日成服齊衰周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再拜又哭盡哀相者告禮畢奔喪者再拜遂冠而歸哭就次如上儀奔喪者若妻妾女子子皆被髮於隧西哭盡哀髽如常餘如男子齊衰周以下婦人奔喪哭於隧西餘如丈夫之禮政和禮聞喪○諸聞喪舉哀者於聞喪所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改服素服子妻妾女子子俱披髮三日成服盧堊室苫土薦席變除之節皆如在家之禮唯不設奠祭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諸子以下素服待於墓東西向婦人待於墓西東向俱北上歸者素服至於墓南北面哭盡哀再拜於家不哭他室無他室哭於門內之右奔喪○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荅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服布深衣素冠遂行父母之喪見星而舍若未得奔則成服而後行至家內外哭待於堂上奔喪者入門而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憑哭盡哀尊卑撫哭如常訖內外各序東披髮復位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訖內外各還次奔喪者乃還如未成服者三日成（若至在小斂前與主人俱成服小斂以後自用日數）賓弔拜賓如常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不及殯則先之墓北面近墓哭主人以下哭待於墓左西面主婦以下於墓北上奔喪者哭盡哀再拜於墓東被髮復位哭盡哀贊者告禮畢奔喪者又再拜

遂冠而歸入門而左升自西階靈東西向憑靈哭主人以下升哭如常盡哀再拜各還次三日成服婦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西階側殯西東面妻妾女子子憑哭披髮皆如男子之儀不及殯則披髮於墓西亦皆如男子之儀

庶人禮聞喪○諸聞喪舉哀者於聞喪所哭盡哀改著素服妻妾女子子皆披髮三日成服及廬堊室苫土薦席變除之節皆如在家之禮唯不設奠祭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諸子以下待於墓東西向婦人待於墓西東向俱北上歸者素服至於墓南北面哭盡哀再拜又哭盡哀再拜於家不哭〇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之他室無他室哭於門內之右

奔喪○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荅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服布深衣素冠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奔則成服而後行至於家內外哭待於堂上奔喪者入門而右升自西階殯東西面憑殯哭盡哀少退再拜退於序東披髮復殯東西面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訖內外各還次奔喪者乃還次未成服者三日成服若至在小斂前與主人俱成服若小斂以後至者自用日數殯弔者拜賓如常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已葬先之墓北面哭主人以下哭待於墓左右奔喪者哭盡哀再拜於墓東披髮復位坐哭盡哀贊者告禮畢奔喪者又再拜遂冠而歸入門而左升自西階靈東西面憑哭主人以下升哭於堂上如常奔喪者哭盡哀再拜各就次三日成服如儀婦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西階側殯西東面妻妾女子子則哭盡哀少退再拜跟披髮復位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乃還次不及殯披髮於墓西坐哭盡哀披髮如常餘如男子

司馬氏書儀聞喪奔喪○始聞親喪以哭荅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裂布爲四脚白布衫繩帶麻屨古者未成服者素委

貌深衣恐非本所有且非倉卒所辦今從便　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　奔喪注雖有哀感猶辟害也雖或有親屬皆行不能日行百里道中亦不可滯留也　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道中哀至則哭避市邑喧繁之處　奔喪曰哭避市朝注謂驚衆也今人奔喪及從柩行者遇城邑則哭是有人則爲之無人則不爲飾詐之道也　望其州境哭望其城哭望其家哭入門升自西階至殯前再拜哭盡哀乃就位方去冠及上服被髮袒衽徒跣如始死之儀詣殯東西面坐哭盡哀　其未小斂而至者與在家同　乃就東方袒括髮又哭盡哀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既哭奔喪者復著布四脚布衫拜諸尊長及受諸卑幼拜皆哭盡哀明日朝夕哭猶袒括髮至家四日乃成服而朝哭有弔賓至則出見之可也若未得行須應過三日以上者則爲位不奠　奔喪曰聞喪不得奔喪乃爲位注謂以若命有事者位有鄰刻之處如其家朝夕哭位矣又注無若事又無故而以己私未奔者父母之喪則不爲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更爲位而哭皆可行乃行又曰凡爲位不奠注以其精神不在乎是今仕宦他方者始聞喪比至治裝辇家而歸鮮有

過三日者安得不爲位而哭既無鄰刻當置椅子一枚以代尸柩左右前後設哭位皆如在尸柩之旁而不設朝夕飲食之奠者喪側無子孫則此中設朝夕奠如在喪側道中亦設位朝奠而行既就館至夕設位而奠　被髮扱衽徒跣皆如始死之儀明日斬衰者袒括髮齊衰以下袒免代哭皆如小斂之儀聞喪後四日成服而朝哭皆如在家之儀道中及至家惟不去冠及上服被髮扱衽徒跣袒括髮其餘皆如未成服之儀入門至殯前北面再拜哭盡哀弔賓至即出見之若奔喪者不受諸卑幼拜皆哭盡哀再拜在家及殯則先之墓望墓而哭至墓北面哭盡哀再拜在家丈夫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皆哭盡哀未成服者去布四脚及布衫袒括髮於墓東南即本位又哭盡哀復著布四脚衫拜尊長及受卑幼拜如上儀遂歸至家入門去布四脚及布衫袒括髮至靈座前北面哭盡哀餘如未葬之儀已成服者不袒括髮齊衰以下聞

喪則爲位而哭 古禮聞父母妻之黨及師友知識之喪哭皆有處今寢廟爲位於別室而哭之今人皆擇日舉哀之喪則爲位於正堂甲幼之喪暇擇日又舉哀挂服皆於僧舍不於在州縣公解何必就僧舍乎蓋以五服年月較不得於州縣公廨內舉哀若不本家蓋由今人多忌諱故也 若奔喪則釋去華盛之服裝辦即行緩速惟所欲既至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以下至門而哭入門始至殯前北向哭盡哀再拜乃易所服之服即本位又哭盡哀乃見諸尊長及甲幼拜哭如主人儀若不奔喪則齊衰始聞喪三日中朝五爲位會哭四日之朝成服又爲位會哭大功以下始聞喪爲位會哭成服又爲位會哭自是每月朔爲位會哭月數既滿次月朔爲位會哭遂除服其聞喪至各哭固無常準齊衰以上自有喪以來親戚未常相見者既除服而相見不變服各哭盡哀然後敘拜

朱子家禮奔喪○始聞親喪哭 親謂父母也以哭答使者問故又哭盡哀易服 製布爲衰

脚 白布衫
繩帶 麻屨

丘濬曰案製布爲四脚家禮本書儀恐是當時有此製今世人不用忽然以行遠路恐駭俗觀擬用有子粗麻布爲衫戴白帽束以麻繩著麻鞾

遂行 日行百里不以夜行 雖哀戚猶避害也

丘濬曰案日行百里今其大約也道路舍止不能皆然書儀云今人雖或與親屬偕行不能百里道中亦不可滯留也

道中哀至則哭 哭避城市喧雜之處 望其州境其縣境其城其家皆哭 家不在城則望其鄉哭

入門詣柩前再拜乃變服就位哭

儀節 奔喪者將至在家者男婦各具服就次至哭入門外自西階哭以待奔喪者至哭

詣柩前拜興拜興且拜且哭 辟踊無數 哭少間拜弔尊長受卑幼拜弔 且哭且拜并問所以病死之故乃就東方去冠及上衣 披髮徒跣 不食 如初喪 就位哭 各就其位次而哭第二日晨興

男子 袒 婦女 髽 至上食時 龍衣 搭所袒衣 加絰帶 首戴白布巾上加絰腰具絰散垂其末並具絞帶詳見初終儀

後四日成服 與家人相弔賓至拜之如初 儀節 是日朝奠時在家男婦各服其服就位哭 舉哀 奔喪者具衰絰持杖向靈座伏地哭 相弔 少頃詣所尊諸父前跪哭

又向諸母前跪哭畢幼者又向奔喪者前跪哭一如前成服儀**受弔**賓客有來弔慰者則哭出迎之**稽顙拜興拜興**且拜且哭尊長不答拜其餘否

若未得行則爲位不奠設椅子一枚以代尸柩左右前後設位哭如儀但不設奠若喪側無子孫則此中設奠如儀

變服亦以聞後之第四日

聞喪儀

丘濬曰案禮記有奔喪篇家禮本書儀書儀本禮記但略舉其要耳其間次第儀節蓋已詳具家禮喪禮篇於此不復重出使人臨時考行而已然今世士大夫遊宦於外一聞凶訃心緒瞶亂平時不素講明倉卒之際豈能細考縱一閱之亦烏能因其略而遽得其詳哉今條析其儀節於後

聞訃儀節是日**舉哀**舉家男婦皆哭少頃問死者以病及終之故**易服**易子去冠及上服女子去首飾與凡華盛之服**披髮徒跣不食**男女哭擗無數

爲位儀節設卓子一枚以代柩椅子前設卓子一張上置香爐香合燭臺之類**各就位**主人坐於位東賓客男坐其下皆藉以藁主婦坐於位西衆女婦坐其下以南爲上**舉哀**哭不絶聲○是日具括髮經帶衰服等物

變服儀節聞訃之次日**袒**男子皆袒去上衣**括髮**散髮者用麻繩束之**具絰帶**首戴白布巾上加絞帶絰具要絰散垂其三尺及具絞帶禮所謂環絰也詳見喪禮篇○婦人髽髻插竹木簪**服輕**者袒免服輕者皆著素服袒謂上衣用布纏頭或著白布巾亦可

設奠儀節爲位之後是日即陳設蔬果脯醢糞飯茶酒之類於卓子上用侍者一人爲祝侑于孫在喪側者不設**盥手**祝洗手**跪焚香興斟酒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祝拜**舉哀**自是以後朝夕日中凡三次遇朔日即盛設如在家儀

成服儀節聞訃第四日**各具服**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執杖有腰絰者絞其麻本之散垂者去環絰不用**各就位**男位於靈位東女位於西各以尊卑爲序**舉哀相弔**甲幼者以次就尊長跪哭弔慰盡哀**復位**

受弔儀節未成服以前來弔者或門生屬吏皆可弔者入門子弟出見之揖訖**賓致辭曰竊聞**某親某官或隨所言**不淑何時訃至荅辭曰孤某遭此凶變蒙賜慰問以**

未成服不敢出見不勝哀感使某拜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賓荅拜尊長則四半禮禮畢賓退子弟送出門或少延荅湯**禮畢**已成服以後來弔者入門望位哭主人持杖哭而出**弔主人荅拜主人致謝曰蒙慰問不勝哀感稽顙拜興拜興平**

人曰某親某官不淑何時訃至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賓荅拜**身**

禮畢賓退子弟送之出或少延荅湯

丘濬曰案書儀賓客拜後有主人置杖坐元子或不設坐褥或設白褥茶湯至則不執杖子賓退持杖而送之之文今世士大夫聞喪賓弔之有設草座對客者客出不送此雖俗禮若來弔者果平日親厚之人有事相資者少留恐亦無害姑書於此

至各具服以俟其家儀節在家者聞其至各具服以俟其入喪紅持杖哭入門升自西階

興拜興且拜且哭哭擗無數　拜弔尊長哭拜且弔如成服儀受弔幼拜

弔　就位哭就其位次坐哭在家者皆哭

在道至家皆如上儀若喪側無子孫則在道朝夕為位設奠至家但不變服其相弔仍賓如儀若既葬則先之墓哭拜

之墓者望墓哭至墓哭拜如在家之儀未成服者變服於墓歸家詣靈座前哭拜四日成服如儀已成服者亦然但不變服

齊衰以下聞喪為位而哭尊長於正堂若奔喪則至家成服奔喪者釋去華盛之服裝辦即行既至除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以下至門而哭入門詣柩前哭盡哀拜成服就位哭弔如儀若不奔喪則四日成服如之大功不奔喪者齊衰三日中朝夕為位會哭四日之朝成服亦月朔為位會哭月數既滿次月之朝乃除之其間哀至則哭不在此例

明會典品官禮庶人禮同奔喪○始聞親死以哭答使者盡哀

問故又哭盡哀乃易服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見星而行見星而舍道中哀至則哭哭避市朝望其州境縣境其城其家皆哭至於家內外哭待於堂上入門而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憑殯哭盡哀少退再拜退於東序披髮復殯東西面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訖內外各還次厥明坐哭於殯東如初四日成服與家人相弔賓至拜之如初若未得行則設位四日而變服在道至家皆如上儀若既葬則先之墓望墓哭至墓哭拜歸詣靈座前哭拜四日成服如儀齊衰以下聞喪為位而哭若不奔喪則四日成服凡奔喪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不奔喪者齊衰三日中朝夕為位會哭四日之朝成服亦如之大功以下始聞喪為位會哭四日成服亦

如之皆每月朔爲位會哭月數旣滿次月之朔乃爲位會哭而除之其間哀至則哭可也

乾學案古之仕者不出本國故聞喪得以即奔其或奉使他國而聞喪則聘禮篇末特有他國遭喪之禮亦未能即奔也後世仕宦之人非京師則四方或苦於辦裝之不時或苦於官守之拘係則經月踰時而不奔者比比有之若是則始聞喪之時不得不設位矣旣設位則不得不致奠矣旣設位致奠則不得不成服矣此理之必然而情之不容已也雖又哭三哭諸節未能如古人之具備而擗踊號泣之時其可無所憑依以致哀哉或曰古之爲位非死者之神位也且禮明言爲位不奠而今欲設位致奠不亦大遠於禮乎曰爲位而哭愚固知生者之哭位而非死者之神位也然張子大儒謂亦有神位而温公文公之書皆設椅以代尸柩則今之聞喪而設位者亦何害於禮與古不設神位愚固知無致奠之禮矣然張子又言爲位不奠謂之不祭則不可但不如喪之久奠温公文公亦謂喪側無人則設奠是先儒固許其奠矣今之聞喪而致奠者亦何害於禮與蓋禮有先王之禮先儒之禮猶可行於今日則設位致奠諸事未始非守先儒之禮也禮奔喪篇言自齊衰以下入門而後免麻注疏謂不至喪所不改

服也此亦據聞喪而即奔者言耳若聞喪不得奔喪則禮明言三日成服又曰若不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是不得即奔者古人無有不成服者矣今或有發哀而但易素服不服齊斬者豈不大背乎禮哉古禮所以四日而成服者以初死日襲次日小斂又次日大斂大斂訖而後成服故以四日爲期聞喪者無襲斂諸節則以始聞日初哭當襲次日又哭當小斂又次日三哭當大斂亦四日而成服今宜倣此爲制不但斬衰者當成服即齊衰以下亦當依此以成服庶乎其合於禮也然此謂親喪之禮則然若夫齊衰以下則何如曰齊衰亦爲祖父母妻長子衆子適婦則吾身當爲喪主亦設位致奠而成服可也如其爲伯叔父母昆弟從子則彼自有喪主但發哀制服而不必設位致奠或於初發哀時爲之設位致奠或奠已即徹之亦可也夫喪事人所時有在他鄉而遭喪者又仕宦者所時有而儀禮開元政和諸禮及書儀家禮會典諸書固皆有奔喪之禮則取而討論之以求合乎人心而不背乎時俗固事之不可少者也愚固妄爲是說以折衷於秉禮之君子焉

讀禮通考卷第一百一